

年

卷

期

8

7

第

第

#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VIII No. 7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八卷 第七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PROPER NAMES  
with  
STANDARD CHINESE EQUIVALENTS

譯 漢 準 標  
表 名 地 名 人 國 外

■ 統一譯名之工具

洋裝一厚册  
三百七十餘頁  
定價一元六角  
郵費國內一角

特價  
一元

陽曆  
十一月  
截止

專名二萬四千條

外國人名地名，向無一定譯法，凌亂

淆惑，學者病之。本書目的即在謀譯名之統一，使學者得節時力，所集專名，凡二萬四千餘條，除人名地名外，宗派學派政黨等專名，亦擇要列入。

標準譯名

本書規定之譯名辦法，先從七十餘種圖書雜誌

中，歸納異譯，擇其通行者，定為標準譯名，其未有通行之譯名者，則由多數語音專家，議定「譯音凡例」，創造新譯名。

索引與譯音表

書後附有漢又索引、西文譯音總表、英語

各字典音符對照表、極裨實用。

▲編纂者

何崧齡 余祥森 夏粹若

▲審查者

王岫廬 江顯之 阮湘 周由廬 周越然

陳毓基

唐鉞 張世瑩 黃士復 傅運森 錢智修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作蘋澗

景風陵金

R

810.5

598.5

2



# 小 說 世 界

第七期

育 齋 錄

第八卷

◀「景風陵金」圖插▶ —▶「軍從」畫面封▶

- 衣冠禽獸……………小 圃
- 嘔吐……………錢起八
- 婚期……………禹 鐘
- 神手……………張松濤
- 清名畫家軼事……………金楓江
- 馬跡……………滌 塵
- 報復……………起 八
- 自家兄弟……………張碧梧
- 海外雋語……………
- 二孤女影片在藝術上究竟有  
甚麼價值……………禮 恪
- 西笑……………
- 小脚式的文字……………用 宏
- 白骨黃金……………南海馮六

# 論中國之婦女

## 著名產科女醫士如何述說

西醫曹志新女醫士為近來滬上著名之產科醫生也係杭州廣濟醫院梅滕更先生所設之產科學堂畢業已歷多年現設廣育產科醫院於上海孟德蘭路四百八十二號西醫曹志新女醫士為女界謀幸福起見其自述之辭如左云  
 中華婦女每多疾病軟弱無力實因房屋低小街衢狹隘空氣污濁戶外運動甚少不健全所致也  
 此輩軟弱婦女非有強健之氣血不可以補血為最要補血之藥汗牛充棟必須選擇精良就余閱歷而知韋廉士大醫  
 生紅色補丸之功為最顯著因其生血強力之功遠勝別種補血之藥也即如幼女少血或婦女經水不調一有是等



四醫曹志新女醫士



是丸而得益者不勝枚舉且此丸生乳汁並令奶婦有力飯後服用二三粒能使乳液濃厚嬰孩茁壯也故余因屢試屢驗不得竭盡讚揚是丸誠為婦女之良友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或郵匯票  
**忠告婦女衛生小書奉送**  
 敝局印有體壯力強如何可得及忠告婦女小書奉送如欲索取祈即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奉

# 衣冠禽獸

小圃



我閉戶著書，已經七八年了。

回想我從學校出來，放下書包以後，便有人拿我當做衙門的裝飾品，把我拉入政界去了。唉！我有自知之明，我怎麼配入政界呢？那政界裏，又怎麼能容得下我呢？世間的事體，往往出人意料以外；像我這不宜於政界的人，偏偏你也拉，我也扯，一個機關容納不下我，便設出幾個機關來，分散着容納我。奇怪呀！我是有學問的人嗎？我是有經驗的人嗎？不是啊！我鑽營過嗎？我運動過嗎？全沒有啊！那麼爲甚麼你拉我扯的，硬叫我入政界做官去呢？原來那時候的大人先生們，歡喜裝飾衙門的門面，不能不購置些裝飾品。像我這樣的裝飾品，雖不十分美觀，可不

能不算特別價廉；因此立法界，司法界，行政界，全都拉我扯我，於是迷迷糊糊的，便鬼混了十多年。

我生來是個書獃子，我所歡喜的，就是看書，除此別無嗜好。書獃子在政界鬼混，豈不是笑話嗎？不但是笑話，並且是一件奇聞。

在政界做官十多年的人，據我知道的很多：有施展他的抱負，做了些驚人的事業的，有滿足他的欲望，掙了些不義的錢財的。我呢？我是一無所得，白賠了十多年寶貴的光陰；可是我的學問，我的知識，我的官階，毫無進步，還同我初入政界時一樣。

我雖然一無所得，但是因爲做官，博得堂上兩位老

人暮年的歡喜。我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在政界鬼混了這些年。我以為但能得二老的歡心，我縱然犧牲些個光陰，也是合算的。

入民國以後，兩位老人相繼去世。到這個當兒，難道我還想替人做裝飾品，流連不去嗎？若是真有做官的嗜好，或是有做官的貪圖，那另是一說；不過我自己問問自己，的確沒有這種嗜好和貪圖。既是這樣，趕快的逃出曾經鬼混的政界，往家裏跑罷！

我急忙逃出政界，並不是身有傲骨，不肯爲五斗米折腰；也不是想做勝國逸民，恥食周粟；實在是因為我一生已經過了半生，想乘此餘年，做些真心歡喜做的事罷了。

我是個書獃子，書獃子歡喜的，就是看書。看書還不要興，就要東塗西抹的，自命爲著書。好在我著的書，不是想出版賣錢，也不是想沽名釣譽，也不是想抒寫我的志趣，也不是想發洩我的牢騷；因爲我居住鄉間，自奉甚儉，

並不需要錢財；在今日是非顛倒黑白混淆之時，更談不到甚麼叫做名譽；我終日糊糊塗塗，那有一定的志趣；我胸中淡淡泊泊，更沒有無謂的牢騷。若是有人問我，你究竟爲甚麼要著書呢？我就說，我是個書獃子，我著書就爲是成全我這書獃子的頭銜，也是爲投合我這書獃子的嗜好。

我自從愜心適意做書獃的勾當兒，屈指算起來，已經七八年，就是我閉戶著書，已經七八年了。

在這七八年中，除了我那黃髮老妻，確實知道我獲得人生真正的幸福以外，誰不說我遇到否運，潦倒不堪哪？

親戚朋友中關切我的，全是竭誠忠告，叫我乘精力尙未就衰的今日，趕緊拋下家園，再出去幹一下子。細推他們的心，的確是一番好意的，確是愛我；然而我不能拜領他們的忠告。因爲我雖是書獃子，雖是糊塗人，可是自身的真正的苦樂，還能辨別，並且辨別得清清楚楚。我若

是照他們一致的主張，再出去幹一下子，無異於從水晶宮出來，跑到泥水溝裏，去度那污濁的生活。我相信我的主張，故此不改我的宗旨。

有一天，我正在亂書堆裏，做我那每天必做的工作。

忽聽院中，又是蟬鳴，又是鳥叫。這些聲音，是很平穩的。聽到我的耳朵裏，使我的思想，也平穩起來。又見簷前的槐樹，陰陰沉沉的，一點聲息也沒有。牠那枝梢的影兒，却映入窗中，正印在我起草的稿紙上，絲毫的搖動，都看不出來。此刻真沉靜啊！哈哈！沉靜也能醉人，我此刻就像醉了一般。我偶然想起城中，人聲喧噪，車馬飛奔，更有那驕傲無情的汽車，在炎日之下，捲起極高極高的塵土；行人往來，遇見這種外境，已經是萬分難過；再加上路旁成羣的乞丐，老的，幼的，男的，女的，全用那哭號淒慘的聲音，『老爺呀！太太呀！可憐苦人罷！可憐殘廢人罷！』這些使人心痛的聲音，一聲一聲的，全送在你的耳朵裏；那些闊人們，坐在馬車上，坐在汽車上，他那腦滿腸肥的樣子，

和那鄙夷不屑的神情，明明白白的，又全送在你的目中；豈不是更要難過了嗎？如此看來，在人海中，奪利爭名，何如我藏在鄉村草房子裏面，倚着一堆破書，執着一枝秃筆，耳之所聞，是平穩的蟬聲鳥聲，目之所見，是沉靜的日光槐影；兩相比較，我此刻果真是遇到否運，潦倒不堪嗎？

我一個人，在這幻想深思之際，忽見我的兒子，手中拿着一個雪白的名片跑進來，向我說道：『外邊有一個穿西服的人，或者是日本人，要見爸爸呢！』我接過名片來一看，上面寫着管希參三個字；還有三四行小字，全是官銜和勳章等等，湊和得十分熱鬧。但是這管希參，我並不認識。我在舊日政界朋友中，想了半天，始終想不出這個人來。況且我久不在政界，他却是現在的官兒，無故的跑到荒僻的鄉間來訪我，有甚麼事呢？大約是訪錯了罷？我就向我小兒子說道：『你出去再問問他，究竟是要訪誰，或者是因爲和我同姓同名，他訪錯了罷？』我小兒子出去問了一番，回來說道：『他說是爸爸的舊同學，因

爲多年不見，特意來拜訪的。」哎呀！若提起同學來，前前後後，合在一起，總該有一萬出頭，我安能人人記得呢！他既說是我的同學，又是特意來拜訪，在勢是不能擋駕的，祇得請進來見見罷。

他一見我的面，便很興奮的對我說道：「啊！米司特王！久違啦！真是久違啦！差不多有二十多年啦！哦呀！頭髮都白啦！成了老先生啦！——怎嗎？你不認識我了罷？」我

說道：「對不起，你要恕我眼拙，我實對你說，實在是不認識了。」他說：「也難怪你不認識，本來我們相聚的日子極短，相別的日子却甚長，中間又沒通過信，況且你交遊甚廣，朋友是多的，安能全都記得呢！」說着便一同進了我的茅屋。我拉過一個椅子來，請他坐下。他見我屋子裏堆滿了書，便帶着驚駭的神氣說道：「喝！這些個書！簡直的成了書鋪啦！不錯！老哥是歡喜看書的，我記得在學堂的時候，時常在藏書樓遇見你老哥。那時候，我是歡喜看報，可是我見你老哥，總是看書。哼！看書是極好的事，外國

人在大學堂畢業以後，還時常的看書呢！還有博士碩士，全是有學問的人，就像前清的進士翰林一般，可是他們還時常看書呢！不過他們有時候考課，可不是書院，要是考一個第一，就能得幾十萬的獎賞，全是金錢！——不是金錢主義的金錢，是用十足赤金造成的錢！要不然，他們爲甚麼那樣拼命的看書啊！真有考一回課，就大發財源的喝！平地一聲雷呀！」

我聽他說了這一套大議論，直要把我惡心死。我到此時，深悔把他請進來，可是再想把他逐出去，也很不容易。不把他逐出去，可教我怎麼應酬他呢？唉！我竟有這樣的同學，真慚愧呀！聽他的語意，似乎是在大學堂時候的同學。大學堂同學裏面，有叫管希參的嗎？我怎麼一點影子都想不起來呢？我正思索着，他又談起來了。他說道：「老哥不記得我了罷？我知道一定不記得了。我們初進大學堂的那一年，不是選派東西洋留學生嗎？」我說：「不錯的，這件事，我還記得。」他聽了我的話，立刻眉飛色舞

的說道：「這就好了！你記得這件事我就可以說我的列傳了。」我說：「甚嗎？列傳？」他連忙說道：「不！不！歷史！歷史！我實對老同學說！因為我在歐洲多年，把一些日本名詞，全都忘了。誰知回國一看，喝！到處全是日本名詞，連大總統的命令上，都有日本名詞。老哥你看這還成甚麼體統，成甚麼國度？這全是東洋學生鬧的呀！我們歐美的學生，可沒有這個樣子的呀！——不！也有！也有！近年的歐美學生也精啦！和我們那時候，大不相同啦！這是甚麼緣故呢？這是他們在中國的時候，已經受了日本名詞的毒啦！受了這個毒，比楊梅的毒，還要厲害，一輩子也是去不淨的。老哥你替我想！够多麼難！既回中國，吃政界的飯，不學學日本名詞，成嗎？可是腦筋不如以前啦！總是記不清楚，時常弄顛倒了。就以「歷史」、「列傳」、「史記」、「綱鑑」這幾個字說罷，不是一個意思嗎？現在說話，偏要把牠分開；要不然，聽的人便要挑剔字眼兒；想把牠分得清清楚楚，又真真的不容易。所以應用「歷史」的地方，我却用

「列傳」兩個字了。幸爾我們是舊同學，決不笑我，若是遇見旁人，或是遇見那飛揚浮躁的學生們，真敢當面挖苦你一番。喝！我自從回國以來，這一類的虧，可吃過不少啦！——不！不要閒談啦！還是說我的歷史罷！這是要緊的，要不說明白了，你一定不知道我們的關係。——你聽我說罷！那年選派留學生，考試的時候，我本沒想取中，第一我的國文兒不很深哪！國文兒的分數不够，怎麼能取中呢？當年若是沒有老哥，我安有今日呢！所以我永遠不能把老哥忘了。我們雖然欠親近，可是人遠心不遠哪！我一回國，就應當來望看老哥；因為我不知道我哥高隱的地方，所以遲延至今。我若不是遇見米斯特姜，還不知道老哥住在此地呢！」他說着，很現出極惶恐的神色來。

我突然聽他這樣一說，簡直的莫名其妙。他見我發愣，便說道：「你忘了嗎？那時候，不是老哥替我作了一篇史論，由米斯特姜傳遞的嗎？老哥固然是看在米斯特姜的面子上，可是我沾光不小啊！要不然，我怎麼能到歐洲

留學，怎麼能在使使館當差，怎麼能得中國和外國的寶星呢？」

他說的這些話，我早已忘了，現在經他一提，纔想起一點影響來，便向他說道：『這件事，我已經忘了，我勸足下，也不要將這件事記在心裏！』他說道：『老哥雖然忘了，我可不能忘哪！我的功名富貴，全從老哥的一篇史論裏得來。我若是忘了，豈不是忘恩負義嗎？憑我自己的手筆，安能應留學考試呢？我在老哥跟前，決不說謊話，我考大學堂，也是一個朋友館替的呀！哈哈！這也是我的運氣，到處都遇見貴人。我在歐洲纔開心呢！老哥要知道歐洲的學校，不像中國學校那樣的嚴，想請假，就請假，沒有甚麼限制。那時候的學費又充裕，終日的玩耍，戲園子咧，咖啡館咧，可以任性遊玩。最妙的是法國姑娘，遍巴黎城裏，到處皆是，真便宜呀！我一連混了四年多，居然誑到手一張大學文憑。到這時候，我就想做官啦！我於是在中國欽差那裏，運動了一陣，還和二欽差換帖，很糟塌了些

個錢，可惜一點便益，也沒得着。甚麼緣故呢？那時欽差衙門裏，不重洋文，除了翻譯官以外，沒有會說外國話的，因此我不吃香了。他們全說我沒學問，叫我回國再用幾年功。固然哪，他們都是兩榜的底子，最低的還是一榜的大舉人呢！那時候，我聽說中國人想考美國博士，是極容易的。——嘿！老哥！據說美國人考美國博士，並不容易，可是中國人極容易啊！我聽了這些傳言，以為是因為條約的緣故，必是優待呀！不錯，必是優待的意思呀！我見許多的朋友，全考過美國博士，還是一考就中。我想約一位館手也考一下子，倘若抓個博士到手，大約欽差衙門，不能說我沒學問了罷？難道博士還沒學問嗎？哈哈！老哥！我可上當啦！我自備川資，還跑了一趟美國呢！到了那裏一詢聽，唉！全不對喲！考博士，何嘗那樣的容易呢！難的很哪！那些說考過博士的，全是假的，他是自稱為博士罷了。所以那時候，到處傳說「冒牌博士」，可把我驅苦啦！我因為受這一次騙，傷損了不少的錢，我一生氣，就跑回中國來了。」

我見他這樣的卑鄙無恥，實在不願意睬他，可又礙着面子，不能絕對的不睬他；祇得哼一聲，喝一聲的答應他，我合着兩眼，簡直的要睡似的。他向我臉上望了一望，把桌子一拍，說道：『喂！你聽啊！有趣的在後邊呢！老哥！你猜一猜！我回國是做甚麼來啦？你一定猜不着。真的！你猜得着嗎？』他雖然這樣問，我却不睬他，他也毫不介意，依舊是興高采烈的說道：『我回國是考洋翰林來啦！』我到此刻，可不能不睬他了，便向他問道：『甚麼洋翰林哪？』他說：『還有洋進士，洋舉人呢！至無能的，也可以抓一個洋舉人受用受用啊！』我說：『你的話，我實在不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他說道：『我先向你告個罪！我那次回國，本應當到老哥的府上請請安！那時候，老哥正在北京做京官呢！我也知道老哥的住處，並且有向老哥請教的事體。老哥是老前輩，自然是要向老哥請教；但是我那時，為終身大事，忙得要死，實在片刻的閒空都沒有，所以沒給你老哥請安；老哥可要原諒我呀！』

他刺刺不休的，又說了一大套，可是我問他的話，並沒回答，因此向他說道：『你何必說這些客套呢？到底考甚麼洋翰林哪？』他說道：『是的是的！我一定要說的，你以為我忘了麼？我並沒有忘！你聽我說！啊！你聽我說！這件事，你總應當記得？有一年，學部不是考過一回留學生嗎？祇要考中，甚麼編修咧，庶吉士咧，進士咧，舉人咧，那豈不是洋的嗎？唉！叫我親身去考，還是不成啊！幸爾舍親替我考了一下子，居然弄了個洋進士。你想！我豈不是到處遇貴人嗎？哈哈！哈哈！』

我心想他說了半天，原為是炫耀他是個進士罷了。他既說完，沒有可炫耀的了，自然也該告辭了，我便說道：『你說了半天的話，我也沒預備茶，實在是待慢的很！也是因為我住在鄉間，一切都不方便，你想喝茶嗎？』我這樣一問，我以為他必然一攔阻，隨着便起身告辭，這是再好沒有的了；誰知他見我一問，立刻說道：『好吃杯茶，我們可以痛談一回！』我一聽他說痛談二字，我非常的懷

悔。我的本意是逐客，誰知沒逐成客，反倒把客留下了。

我正在懊悔之際，我那小兒子，恰巧向屋中探頭一望，我便向他說道：『對你母親說！泡一壺茶來！』他聽了我的話，毫不遲疑，便說道：『沒有茶葉了，除了趕緊進城買去。』我說：『那麼，不用茶葉，祇……』我這句話沒說完，我小兒子緊接說道：『也沒有滾水。』我一連碰了我小兒子兩個大釘子，可是碰得我十分滿意。

但是這位管希參先生，依舊是毫不在意，他反倒笑嘻嘻的說道：『老哥住在鄉間，又加以賦性淡泊，關於飲食末節，自然是不放在心上。我當年隨同先父，也是住在鄉間，平日就不曉得喝茶；這本是鄉間儉樸的風氣，最好！——啊啊！我想起來啦！我的車上，帶着暖水瓶子呢！此刻一定不冷，等我取來，請老哥嘗嘗我們家鄉的茶葉罷！』他說着，便自己跑出去，拿進一個西式的暖水瓶來，對我說道：『老哥請看！這是真正德國工廠製造的暖水瓶！放進熱水，管保二十四點鐘不能冷，這纔是寶貝呢！』

他取我案上的茶杯，斟了兩杯，先遞給我一杯，說道：『老哥！你嘗嘗罷！還很熱呢！這是我們安徽的茶葉！』我說道：『這一來，豈不是反客為主了嗎？主人不能預備茶，反倒喝客的茶，真令人慚愧呀！』他就一邊喝着茶，一邊說道：『那裏的話呢！我們是舊同學，彼此心心相印，豈在這些浮文上呢！』

他一連喝了兩杯茶，又給我斟了一杯，說道：『喝罷！趁熱兒喝罷！——老哥！我不是考了個進士嗎？照舊日科舉的規矩，是應當拜老師的呀！況且我們這位老師，是一位有勢力的大軍機，若是走進他的門子，將來想做官，是極便利的。我於是備了贊敬，去拜他老人家，一連跑了七八趟，也沒見着。我在他的門房裏，花了一千多兩，並且和那位門公呂二爺換帖。因此呂二爺也很替我出力；可是始終見不着做老師。後來聽呂二爺說起來，原來做老師是個極方正的老古板，他聽說我是由鎗替來的，很看不起我，罵我是無恥之徒，他拿定了主意，決不見我。——老

哥！你想這樣的老古板，怎麼能做大軍機呢？據我看，簡直的是個糟朽的老廢物。他既不願意見我，我還不高興見他呢！難道除了他的府上，就沒有可走的門子了麼？那位呂二爺，到底是不錯，够朋友，懂交情！他見我熱心做官，便指了我一條明路。你猜他叫我運動誰去？他說要想做外交官，不可不運動王四大人；但王四大人，是不容易運動的，祇要把王二少爺拍舒服了，就成。因為王四大人專聽王二少爺的話。我既承呂二爺的指示，便想法子去拉籠王二少爺。哈哈！王二少爺是個闊公子，若是用錢運動，是無用的；並且沒有介紹人，也不容易見他。雖是這樣的難，我却不發愁。甚麼緣故呢？世間沒難事，就怕有心人。我四處一打聽，原來王二少爺好嫖；又因為身為大員，不便呼朋引類的亂逛；所以他祇是一個人，在班子裏包了一個妓女。他和這妓女熱得很，每天散了衙門，必然一個人跑到班子裏去，直到夜深纔回家；他的晚飯，總是在班子裏吃。我探得這個消息，便跑到那個班子裏，相識了一個妓

女，今天也去，明天也去，幾天的工夫，就和那班子裏跑廳的李三熟識了。我既同李三熟識，便要施展我的手段了！哈哈！要施展我的手段了！

我見他如此無恥，恨不得當面痛罵他一番；雖然沒罵出口來，我臉上的樣子，一定很難看了；可是他並不在意，仍然是很高興的說道：「老哥！你要知道，王二少爺是我們安徽同鄉，又是嬌養慣了的闊公子，我敢斷定班子裏預備的晚飯，和點心等類，一定不合他的口味。我因此每天必叫館子用安徽烹調的方法，做幾樣菜送去，或是做幾樣點心送去。好在跑廳的李三能替我出力，我送到的東西，李三便替我送過去；一來二去的，便有一兩個月了。有一天，王二少爺很誇讚菜做得好，並且說旁的班子做不出這麼好吃的菜來。李三一聽，就便說道：「這些菜，果然是好，我們廚房，也是做不出來的呀！」王二少爺問道：「這菜，不是廚房做的嗎？」李三說道：「不是，這是一位姓管的孝敬大人的，他是大人的同鄉，這兩月以來，全

是他孝敬的呀！」王二少爺說道：「你怎麼不早對我說呢？」李三說道：「這是管老爺囑咐我們的，不叫我們對大人說。他說他孝敬大人，不是因為同鄉，也不是因為世誼，單純的是因為佩服大人的人品，所以情願孝敬。」王二少爺道：「哦！他和我有世誼麼？我怎麼不認識這個人呢？那麼，你先替我道謝罷！我在這裏，不便見他，請他明天到我宅裏談談罷！」哈哈！老哥！到此刻，我已經成功一半了！次日，我到他宅裏，痛痛快快的拍了一陣馬屁，把個王二少爺拍得心滿意足。從此以後，天天和他見面；見面就拍，不上兩月的工夫，一道煌煌的上諭下來了，外交官的頭銜，得到手裏了。我於是從這一國，轉到那一國；從那一國，又轉到這一國；官階漸漸高起來了，寶星慢慢的多起來了，掙的金銀更不必說了。這還不足道，我還娶了一位西洋太太呢！」

他越說越高興，我是越聽越惡心，但是他說因為做外交官，掙了許多金銀，我是要問的，於是向他問道：「你

怎麼掙了許多金銀呢？」我因為他說的奇怪，所以要問他；誰知他以為我問的奇怪，却翻轉來又問我，他向我問道：「做官不是為掙錢嗎？」我說道：「你錯了！做官怎麼是為掙錢呢？要想掙錢發財，是應當經營商業去。既是做官，就不應當想掙錢；至於做外交官，更不可以想掙錢了。」

他聽了我的話，笑了一笑，說道：「你以為我做外交官掙錢，必是賣國罷？老哥！你誤會啦！外交官固然是能賣國，但賣國也是專利的買賣；這些買賣，全是在國內招攬；我們在國外的，連一點佣金都不能分潤哪！我們還不夠賣國的資格呢！況且我在前清沒做到欽差，在民國沒做公使，不過是幫辦外交的小官兒，想去賣國，都沒人收買喲！」我說道：「那麼，你怎麼掙的錢呢？」他說道：「我掙錢，正是同老哥說的一樣，我是經營商業呀！」我問道：「你經營甚麼商業？」他說道：「甚麼商業，我全幹過；我販賣過中國的綿被褥，我開過洗衣裳房，我販過煙土，我販過麻雀牌，各種生意，我差不多全做過了。哼！我也算是個能

人哪！

我聽他說販煙土和麻雀牌，很覺新奇，便向他問道：「你販賣煙土和麻雀牌，外國的稅關不查嗎？」他說道：「我運來的貨物，全是用公使的名義，稅關優待公使，是不查驗的；然而這些小生意，是沒有大利的，最有利的，還是賣人口啊！」

我聽他說到賣人口，更驚訝了，便向他問道：「販賣人口？這是不道德的行爲，你也肯幹麼？」他笑道：「老哥！你是少所見多所怪呀！像b老頭子和g二大人，不是中國大名鼎鼎的人物麼？請你仔細打聽打聽！他們也是由販賣人口發的財呀！又何況我輩呢！這不奇怪呀！」

我又問道：「尊夫人是那國的人哪？」他說道：「是法國人，我本不想要法國太太，我本來來娶過中國太太，何必又娶個法國太太呢；但是既做外交官，若是沒有個外國太太，是不方便的；沒有法子，祇好和一個串咖啡館的女人拼識上了。」我說道：「串咖啡館的女人，豈不是下

等人嗎？」他說道：「自然是下等人；請問有幾個上等的

西洋女人，肯嫁中國人哪？」我說道：「那大學畢業的學生，嫁中國人的，也很多呢！」他笑了一笑，說道：「哦呀！你親眼看見她在大學畢業啦？就以賤內說罷，我因爲老哥是我的恩人，不能向你扯謊，所以說明她真正的出身；我對旁人說起她來，也是說大學畢業呀！誰不會向臉上貼金呢？我信口說說，有甚麼要緊；難道真有人查驗她的文憑嗎？老哥沒到西洋去過，不知道我們中國人在西洋的實在情形，唉呀！真難堪哪！」我問道：「西洋的法律，許重婚嗎？」他說道：「不許！不許！」我說道：「既是不許，你怎麼又娶西洋太太呢？」他說道：「是啊！這是老哥要問的呀！實對老哥說！我爲這件事，很爲難啦！我這位西洋太太，雖然出身不高，可是很有幾分姿色，並且非常能幹，不但實際上件件精通，就是我販賣煙土和麻雀牌，也全是仗着她銷售啊！她知道我諸事依賴她，她便任性亂鬧起來了；終日吃穿遊逛，消耗錢財，並且隨便勾引男人，惹得

我生悶氣。這還不要緊，及至跟我回到中國，她還逼迫我和那中國太太離婚！唉！真難哪！」我問道：「你就聽她的話嗎？」他說道：「我那中國太太！本是個極老實的女人，

是不可缺的；在實際上，我也不能和她離婚哪！我千思萬想，沒有兩全的辦法，祇得一狠心，一咬牙，和我那中國太太離婚了。」

很同我共過患難。並且我父母去世的時候，我正在西洋，全仗着她變賣裝奩，替我辦了慎終的大事，她是個有功的，我怎麼忍心和她離婚呢？但是沒有法子，終須聽外國女人的話呀！」我問道：「這是甚麼緣故呢？」他說道：「唉！呀！外國女人真厲害，可不像中國女人那樣賢德呀！她說：若是不和中國太太離婚，她便向領事館遞呈子，和我離婚，除要求十萬元的損害賠償費外，每年還要供給她一萬二千元的度日費。老哥你想想！她够多麼厲害呀！她和我離婚以後，還要我供養她；然而她這種請求，不算過當，這是有前例的。況且法國領事，一定袒護她，我若是和她涉訟，豈不是自尋苦惱嗎？再者我是政界的人，不能不顧些虛面子，若跑到外國領事館，同她對質去，也不好。看哪！還有一節，我將來是要做公使的，辦起外交來，外國太太，

我聽說他和中國太太無故離婚，越發的看不起他了，便問道：「你想和中國太太離婚，難道她也肯嗎？她不是賢良的嗎？既是賢良的婦人，未必願意離婚罷？」他說道：「她自然是不願意；但是我一定要這樣辦，她也無法。我應許她，離婚以後，每月供她三十塊錢；好在我僅僅供給了兩個月，她就死了。」

我見他這樣的喪盡天良，可不能不罵他了。我剛要罵他，忽聽我小兒子在外間屋裏，叭叭的用竹竿敲地。狗聽見敲地的聲音，便旺旺的叫喚。我聽了狗叫喚，便向外間屋探首問道：「你做甚麼呢？」我小兒子說道：「我打狗呢！祇因這個畜生，非常混帳，牠在屋裏屙屎，牠在屋裏撒屎，把屋子都牠沾污了，我非把這沒良心的畜生打出去不可！打牠！打牠！」他雖然這樣說，其實並沒打狗依舊

是用竹竿敲地呢！他的意思是爲引起狗汪汪來，便可以借狗罵人罷了。哦呀！這個孩子，太狡猾了。我本想訓教他一番，但是他把管希參罵得十分痛快。他若是不罵，我也是要罵的；怎麼我應當罵，他就不應當罵呢？姑且寬恕他一次罷；——豈但寬恕他，還應當獎勵他呢！因爲現世人格墮落，絕少完人；——不要說完人，想求一個够罵人資格的人，全不容易。够罵人資格的人，既這樣的難求，而非罵不可的人，又到處皆是。欲調和這種需要供給的關係，祇有請出些天真爛漫的小孩子來，任着他們的性兒，潑口大罵，庶幾天地間的公是公非，不致泯滅；那需要挨罵的人，也必然心服口服，而不致反唇相稽；所以我說，小孩子罵人，不應當訓教他，應當寬恕他；不但應當寬恕他，並且應當獎勵他。

我的老同學管希參先生，就是一位需要挨罵的人，他光降寒舍，大約就是爲兜攬挨罵而來。我那小兒子，看透他的心思，便毫不客氣的大罵了一陣；這位管希參先

生，可謂「求仁而得仁」了。

他挨了一頓罵，立刻目瞪口呆的愣了半天，既不便公然兜攬到自己的身上，又不便追問罵狗的原因，祇得糊裏糊塗的，接續着說道：「老哥呀！我這次被調回國，固然是運動公使的機會，然而這件事，很不容易呀！一則要有人有錢，二則還要疏通國會議員，要不然，一定不能通過。公使的目的，既一時不能達到，便不能不多謀幾個兼差，爲的是多得幾份薪水。我自從回國以後，到處運動鑽營，費盡了九牛二虎的力量，僅僅謀得一個顧問，一個諮議，還拿不到全數的薪水。若是這樣的混，恐怕混不下去呀！老哥！我雖然做官多年，然究竟是在外國的時候多，國內的情形，總不十分瞭然；所以奔走勞神，毫無效驗。我想老哥在當年久做京官，並且兼差甚多，這裏面一定有個秘密的妙訣。我久想探聽這種妙訣，但是現時正在做官的人，全是秘而不宣，誰也不肯輕易洩漏啊！惟有老哥，是退隱的人了，又是老前輩，又是我的同學，並且是我的恩

人，我向老哥請教，大約老哥決不吝教罷？」

哦！這位官老爺，忽然降臨我的茅廬，原來是抱着絕大的希望呢！我自從還鄉以來，政界的朋友，可以說全斷了音信；就是當年很親密的同學，也都斷了往來；何況這位管希參先生，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了。我正奇怪他來得突兀，誰知他是另有目的呢！哈哈！他這種苦心，我倒不能不佩服他了。但是他既來問我，我怎麼回答他呢？我若是說，我當年做官，不是由運動來的，他一定不信，我此刻也沒有法子證明；我若是沒有話回答他，他一定不走；他不走纔精呢！使我生些悶氣，還是小節，最可怕的，是他說的那沒羞恥沒天良的惡濁語言，送在我小兒子的耳朵裏去，那豈不是在他那潔白如雪又幼稚又嬌嫩的腦筋中，沾污一個大黑點子嗎？及至沾污以後，若不設法洗刷，這種惡劣的種子，一經滋潤，早晚是要發芽的；若是洗刷，恐怕把揚子江的水全都用完，也是洗刷不淨的。噫呀！這件事，關係我清白的家風，非同小可呀！我用甚麼言語，趕

快的把他逐出去呢？他剛纔說的那些話，已經被我小兒子聽去，自今以後便須趕快洗刷；他若是再說些壞話，豈不是更要費我洗刷的工夫了麼？這可怎麼好呢？我又是焦急，又是恐懼，這個緊要的當兒，我簡直的無法應付了。他見我默默不言，以為我有做官的秘訣，不肯輕易傳授呢。他覺着這個當兒，也是極緊要的時候，所以他睜圓了兩隻眼睛，凝視着我的嘴唇，如同饑狼待食的一般。我們兩個人相對沉默了半天，他突然跪在我的面前，帶着要哭的聲音，說道：「老哥！你本來是我的恩人，你要可憐我，成全到底呀！我一見他跪下，我鄙視他的心，更加深了一層，我可真要罵他了。但是我知道罵他，也是無用，倒是趕快的把他打發走了要緊；因此向他說道：『你不要這個樣子！你起來！你起來！』他說：『我一定不起來！若是老哥看着我不屑教誨，我便永遠不起來了！』噫呀！若不是我親身遇見，我決不信世間竟有這樣無恥的人，我實在窮於應付了。」

我正在爲難之際，我那小兒子，又用竹竿叭叭的敲地，把狗又惹得旺旺不止了。祇聽我的小兒子向狗罵道：「畜生！你又爲甚麼旺旺？不知羞恥的東西！喪盡天良的東西！你還要旺旺麼？畜生！」我聽了他罵狗的話，便想起救急的方法來了；於是對管希參說道：「你向我問的妙訣，我一定對你說；但此刻不能說，必須你告辭的時候，方能對你說。」他說道：「真的嗎？」我說：「真的！」他說：「既然如此，我就告辭了。」他說罷，便立起身來，急忙戴上帽子，拿起暖水瓶，向我說道：「老哥！你對我說呀！」我說：「你不要忙！我送你出去，臨上車的時候，纔能說呢！」他聽了，便急忙向門外跑，我見他的車，正停放在門前，便小聲向他說道：「做官秘訣，就是八個字。」他問道：「那八個字？」

我就在我小兒子罵狗的話中，摘出八個字來，對他說道：「喪盡天良！不知羞恥！」他聽我說完了，愣了一愣，然後說道：「哼！我瞭然了！謝謝！再見！再見！」他說罷，帶着很滿意的樣子，上車去了。

過了一個月以後，我用銀圓，從城裏換了幾包銅圓來。那銅圓，全是用廢報紙包着。我無意中，在那廢報紙上，看見一段新聞：

「某部顧問兼某部諮議管希參，極得某要人賞識；前曾派充某局總辦，近又因該員熟悉歐美政治情形，特任爲政治調查局局長，業於昨日到任云云。」

我看了這段新聞，瞠目結舌的愣了半天，然後歎了一口氣說道：「唉！這就是那八個字的結果麼？」（完）



## ◎小說與儲蓄

小說與儲蓄、有相同之點、亦有相異之點、相同者、同爲供給、人精神上之快適、相異者、小說可憑理想、儲蓄全係實事、今之辨儲蓄者、每欲以小說之法、施諸儲蓄、所謂利益、所謂幸福、僅憑理想爲言、不於實事致力、因之儲蓄機關、中途失敗者、不知凡幾、夫儲蓄機關之失敗、卽儲蓄者蒙其害而受影響、此於儲蓄界前途、至有關係也、所謂儲蓄之實事非他、卽收受儲戶之款、有切實保障、日後不致落空之謂、此斷非紙上空談者、所能成就、故甚望有志儲蓄之人、確切考察、審慎於先、勿使追悔於後、此佈

按本會保障儲款之財產現有八百餘萬元

上海法租界多利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啓

本會詳章函索卽奉

# 嘔吐

(新詩)

(續)

錢起八

—五〇—

緊緊地握住她的手——一隻小而白嫩的手，

新鮮在我內心跳躍，

說不盡和諧，綢繆。

風兒連續地作諂媚之披拂，

鳥兒的慶祝，贊美是佳妙而溫柔；

身世之淒涼，何足使我感喟，

前途的渺茫，亦不能引我憂愁，

在這偉大的，神聖的，尊嚴的，最可寶貴的一刹那，

我只是鄭重地握住她的手——一隻小而白嫩的

手。

我似乎已經全有了宇宙的寶藏，人世之光榮，

藐視一切，誇耀一切，

親切地覺着那愛神在迴盪，交流。

無思慮，無希求，

在這偉大的，神聖的，尊嚴的，最可寶貴的一刹那，

我只是以戰勝者的態度驕矜地握住她的手——

一隻小而白嫩的手。

——五一——

假使文藝是有同情的？

爲何那些真實的詩人底蘊藏了多時的，抑遏不住

的，嘔吐似的熱烈的悲哀與歡樂之傾瀉，流露，

常會被人們淡漠地，毫不動容地讀過。

假使愛情是有感應的？

爲何那些失戀的青年常在落伍的，被遺棄的，孤獨的悲哀與絕望的苦痛之網裏升沉，掙扎，

而不會得到絲毫的原諒與憐惜的慰安。

——五二——

一口氣讀完了別人的情史，

無名之感傷，憤慨湧塞心田：

一方面固然是慶賀別人成功的圓滿之喜悅，

但總不能抑遏自己無謂的妬羨；

時間的脚步幽默地，冷靜地走去，

我是蜷伏在失戀的苦痛之深淵。

我時常袒示着尊嚴的愛之襟抱，

況且青春是剛巧爛漫而鮮豔，

我徒然高唱着纏綿，和諧的詩歌，

夢境雖是模糊，亦這樣地溫存，纏綿；

但是，——時間的脚步幽默地，冷靜地走去，

我依舊是蜷伏在失戀的苦痛之深淵。

我自己聽出肺腸在涌沸，

我又覺得我的天真的熱誠在頂上盤旋，

往事是不可捉摸的了，

前途之希冀，又是這樣渺茫而遙遠；

時間的脚步只管幽默地，冷靜地走去，

我却依舊是蜷伏在失戀的苦痛之深淵。

——五三——

春風，

你去了嗎？

我含着眼淚在此送你；

我含着眼淚在此等你；

一年後，

你再多帶了一份悲哀的禮物與我相見吧！

噫……

——流光之飄忽！青春之蹉跎！——

# 研究政法者之重要參考書

政治學大綱

張慰慈 一元六角

政治哲學導言

范用餘 八角

政治心理

馮承鈞 九角

現代民治政體第一編

梅祖芬 七角

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

羅志希

漢英合璧本一元半 中文本六角

英國 中國民主主義

鮑明鈞 二元

美國政府大綱

趙蘊琦 一元

法國政府大綱

趙蘊琦 六角

瑞士民主政治

許同華 五角半

瑞士的政府和政治

趙蘊琦 一元

英國 國際上之中國 H. T. Hodgkin 三元

萬國聯盟

周履生 一元

國際聯盟及其趨勢

吳品今 二元六角

國際關係論

鍾建園 九角

國際公法要略

鍾建園 四角半

英國選舉制度史

張慰慈 四角半

歐洲政治思想史上卷

高一涵 九角

大陸近代法律思想史

小方孝嶽 上編三角半 下編一元

戰時之正義

羅素 四角

新軍論

劉文島等 一元二角

政黨政治論

劉文島 二角半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民國十三年  
訂編  
**法令大全**

■特價展期二月 陽曆本年底截止■

本書包羅民國元年至十二年間現

行有效之各種法令極爲完備另

編索引尤便檢查特價期限現已截止惟

以戰事關係交通阻滯特行展期二個月尚祈

速購爲幸

**商務印書館謹啓**

本 書 總 目

- |          |         |         |           |           |         |         |         |
|----------|---------|---------|-----------|-----------|---------|---------|---------|
| (1) 憲法國會 | (2) 官制  | (3) 官制  | (4) 外交    | (5) 內務    | (6) 財政  | (7) 軍法  | (8) 司法  |
| (9) 教育   | (10) 農商 | (11) 交通 | (12) 地方制度 | (13) 禮制服章 | (14) 賞卹 | (15) 公文 | (16) 補錄 |

■一册一千八百餘頁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五角



## 婚 期

禹 鐘

湯志渭常和人說。生活是人生最難的一件事。可是又不能盡力去謀。他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在一家商號裏充低級的夥友。大約有了六七年了。每月得到十數元的薪水。勉強敷衍他的用度。可是他家裏很是窮苦。常常有

信來要錢。志渭有時湊集幾塊錢寄給家中。有時便延宕着不覆。等待有錢的時候再作道理。可是也有好幾次終於沒錢寄家。只寫了一封信說道。現在無法可想。家中要是有急用的款子。只得向長生庫裏去典質幾件衣服罷。等我有錢寄來時。再去取贖便了。

志渭在好幾年前。已經定下親事了。不過並不是將來要人家女兒到自己家裏。卻是自己要到人家去做贅婿。因

爲他家裏還有一個哥哥。已經娶了老婆。宗祧的義務。有他哥哥擔任。他父親爲了減輕家累的原因。就出了這個主意。將志渭許贅與女家。這種辦法。世俗上也是常有的事。

他父親是已經衰老無能了。閒散在家裏一些事也不能做。他哥哥在一所小學校裏當教員。收入也是極微的。家裏除了四壁以外。並無些微的產業。好容易把全家的衣食一天一天的支持下去。志渭雖然只賺得十幾元的薪水。可是在他家裏看起來。已經是很好的了。那裏知道在上海的地面上。不要說十幾元。便是再加幾倍也是不够開銷的。像志渭這種人簡直可稱不費一文。兩手握得多

麼緊啊。否則他怎會還有閒錢來供給家裏呢。他的個人的環境和家庭的景況。都惡劣到這般地步。他因此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只自納悶着。

他在上海住了這麼許多時候。除了年歲增加上去。此外可算得一些沒有成績。他的同事們偶然問起他到什麼時候。纔回去結婚。他一聽到結婚兩個字。兀的心上起了一種極迅速的刺激。只是發笑着答道。結婚是總有一日結婚的。不過生活的勢力。卻不許我結婚。而年歲偏在暗中催着我。我覺得這個問題。總不容易答復你們。至於這種動議。家裏已和我表示過好幾次了。但是我總把從緩的意思回復家裏。我前次回家的時候。我哥哥因為我不贊同家裏結婚的提議。因此他便疑我在上海有別的外遇。有一天。他竟悄悄的刺探我。還有那些鄰里們。見我回家身上所穿着的很是不差。都以為我在上海進款很少。可是見我不把結婚這件事急着。於是大家格外疑到我一定在上海有曖昧的事。對於定下的親事不能滿意。

因此只是遷延着不結婚。再也不想到我委實沒有結婚的能力這一層。他們只從我回家身上的穿着上看察着。便武斷我在外面有極好的進款。這真可謂隔靴搔癢。一些也沒有搔着癢處呢。至於我回家的當兒。因為面子的關係。衣服自然穿得比較平時華麗些。俗語說得好。人人要面。樹樹要皮。這也人們普通的心理啊。

近來志渭接到家裏寄來的書信。除了要錢以外。還有關於他結婚的問題。他雖然每次答復沒有餘款舉辦。可是他家中總不信似的。接二連三的催他從速表示同意。他哥哥寫的信還不過婉轉的勸告。叫他不要執拗。後來他父親寄信來責備得十分嚴重。信中措詞道。你一定在上海狂嫖濫賭。貪戀煙花。所以家中也毫不放在心上。每次給你信要錢。也只有無意的敷衍了事。怪不得對於結婚大事。只是推三阻四把虛詞來搪塞。現在家中都明白這些意思了。不過女家因為男女都很長成了。屢次催促成婚。家中回復了好幾次。現在再也沒有別的話可以推

托了。他們已經選定了吉期。便是在下半年的八月裏。你若再是推辭。那你以後也不必再到家裏來罷。但是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一個人無論如何。總不能拋去家庭的。你也是明白的人。不過一時迷惑了方寸。看事不能分曉。但清夜捫心。總該有些覺悟。爲人若不往大道上着想。將來斷沒有良好的結果。現在限你三天內回復。千萬別再和以前一樣的支吾。家中對於你結婚的心。雖然很是急切。不過關於你結婚時的用款。委實不能資助。你在外面賺的錢。大約總有些積蓄。自己預先打算起來纔是。好在你入贅。男家用不了多少開支。想來你也總會明白的。信上的話。每句都加着緊密的圈兒。表示緊要的意思。志渭看了他父親的信。怔怔的呆着。兩手微微的顫動。一回兒纔歎了一口氣。默忖父親信上的話。把我當作浪蕩的少年。委實冤屈極了。像我這種生活。試問還有什麼活動的餘地。用起錢來。總是蓄縮不放的一些也不敢浪費。講到狂嫖濫賭這句話。便是夢裏也不會實現的。不要說真的

了。現在這種生活程度。區區十來塊錢的收入。能够成得什麼事。他想到這裏。不免動着身世之感。再想想生活的前途。和荆棘一般的難走。登時便禁不住流着眼淚。覺得傷心極了。

志渭得到他父親的信的次日。便寫了一封回信寄到家裏去。承認女家所定的吉期。并說明自己在上海從來沒有做過絲毫不規則的事。屢次信上所說從緩結婚的原因。實在因爲無錢舉辦。雖然入贅比較迎娶費用省得多。但不免也要鋪排些。親戚們來賀。也須辦幾席酒款待款待。預算起來。開支也不在少數。現在女家既然已經選定了日期。父親又埋怨着我。我當然不能反抗。就此遵從便了。志渭一時恐怕老父誤會。只得硬着頭皮。答應在八月裏結婚。可是他預算結婚的費用。全然不能籌劃。因此日夜焦慮着。幾乎害出病來。

光陰只是趁着自己的意思。很迅速的過去。看看八月裏將近到了。志渭因爲結婚的關係。便湊集了一筆盤費回

家去走一次。看看察察家中的情形。一到家裏他父親就開了一張細帳給他。結婚應用的款項。很詳細的開列在上面。志涓一看。總共有二百塊錢的數目。不由得嚇得呆了。家裏住了一個禮拜。便回到上海。打量這筆結婚的款項。如何張羅。最後的一法。只得向朋友們稱貸。可是一個也沒有允他。繼續又去向經理先生磋商。要求在薪水上預支一筆。那個經理亂搖着頭道。這如何可以辦到呢。須知公款誰也不能挪動的。要是同事們爲了娶親的事。都像你要預支薪水。那麼我要不勝其煩了。志涓的要求預支薪水。原是一山窮水盡的一條末策。再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了。他經了最後的失敗。肚腸像打着千百個結似的。連寢食都不安。時常怔忡着如麻醉了一般。

在綿綿不盡的日子裏。只要指定了一個期日。不論怎樣遙遠。這期日終於會走到眼前來的。志涓的婚期。一天接近一天了。他的憂慮也隨着日子一天一天的加增。等到婚期的前一個禮拜。家中的信又火急的到了。無非催他

趕速回去。他反覆尋思。終於沒有解決的方法。這當兒背上如負芒刺的一般。一刻也不能安寧。最後只得寫了一封回信給他父親。說現在所定的婚期。無論如何。不能踐行。因爲我爲了那筆結婚的費用。籌備了幾個月。還不到十分一二。現在既然沒有後備。如何可以舉行。只得將婚期展緩幾時。再作道理罷。他寫完了這封家書。看了又看。足足有十來遍。心中很恐懼的想法。照這信上所說的話。大約除了我之外。不會再有第二人可以說出來呢。父親見了這信。他又要怎樣的痛斥我。怎樣的誤會我。結婚的事情。原不是兒戲的。現在我要求展期。給人們知道了。又要怎樣的訕笑我。怎樣的疑慮我啊。這信一發出去。一定要發生重大的影響。我還是取消了罷。但是取消了這信以後。又怎樣處置纔是呢。他左思右想。竟沒有善後的方法。一霎時心神驚亂。便激成瘋癲了。從此喜怒無常。獨自喃喃地說着關於結婚的話。有時把廢紙積疊着當作鈔票。寶貴得什麼似的。店中見他癡迷不醒。一連幾日。絲毫

# 商務印書館 編譯所 投稿簡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凡投稿無論護與版權租賃版權均照本章程辦理  
 來稿須繕寫清晰關於著作人姓名著作物名稱暨全稿冊數(約數)均須詳載  
 譯稿兼載明原書名原著作人姓名并須將原書附寄  
 來稿由郵務局寄者以郵務掛號單蓋有本館圖章者為憑其親交或託友代交者以本館收條  
 為憑  
 重要之稿須自留副本  
 來稿寄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本館收到稿本是否印行儘半個月內答復(中間車船寄遞日期不算)如不印行當將稿本掛  
 號寄還  
 來稿除由郵局中途或介紹人手中散失本館不負責任外其確由本館遺失查有確憑者(即  
 郵局掛號單及本館收條之類)酌照字數賠償稿費計十萬字以上賠二百元五萬字以上賠  
 一百元其餘照此類推如賠償之後由本館查獲原稿認為可以印行者即由本館報告著作人  
 另商讓與版權辦法如本館不能印行或協商不同意時著作人應將賠償之費交還本館本館將  
 稿本交還著作人其依租賃版權辦法者議定契約時著作人應將賠償之費交還本館  
 各雜誌另有投稿簡章本簡章概不適用  
 民國十三年七月

不減。便寄信知照他家中。趕速將他帶領回去。等到他哥  
 哥到上海來接他回去的一天。距婚期只有四五天。女家  
 一切都已預備好了。這個消息一傳出來。鄉里中沒一個

不驚訝。都說他一定染了時髦的新青年專講自由戀愛  
 的狂熱。現在情迫勢急。所以發作瘋症起來了。(完)

# 孩童之意旨最真

用棕欖香皂洗面浴身必有極舒適之快感苟以此皂與孩童應用無有不樂用者但孩童之樂用此皂初不知是優是劣祇覺身體得有快感耳然則既能使人得快感孩童且愛用之其佳可知矣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之棕欖香皂其香料已經加重並改感美盒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啟



美製

# 神手

By J. J. Stagg.

張松濤譯

一  
在這四個月當中。司考菲珠寶店裏。連出劫案六起。但都是當場敗露。劫盜全被捉住。不會漏網一個。你道怎會這樣的呢。原來店中有一種特製的鎖和報警的機關。劫盜不曉得當中的巧妙。自然預先防備不到。臨時又自然難得脫逃了。

買頓弄中。有一座高大的房屋。那底層便是司考菲珠寶店的後部。有一間秘密室。是店主人司考菲辦事的所在。也便是收藏珠寶的地方。因為向來做的是大生意。所以收藏的珠寶很多。

這一天。來了一人。說是名叫法列士。他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遞給一個店夥。請他轉交司考菲先生。店夥接過信

來。便走到店的後部。再走進那間秘密室去。不多幾分鐘。重行回出來。請法列士進去。法列士便昂長着跨到那秘密室裏面。當他反手把門關上時。他瞧見門上並沒有甚麼特別的裝置。祇有一個圓片和保險箱門上的旋轉板。有些相似。但他不曉得這小小的一塊圓片。當中實有許多巧妙。門一經關上。休想再拉開來。若要開時。必須把這圓片上的一個銅釘。用手指捏着。旋轉到那一定的所在。纔行。司考菲是熟手。往常送客出去時。旋轉那銅釘。自然非常迅速。不會被人瞧出。所以他的進出的主顧雖多。却沒有一人曉得這個關節。法列士自然也不會知道。他把門推上後。便留心室中的狀況。只見陳設簡單。一目瞭然。當中有一道桃花心木的櫃檯。恰巧把這間房分而為二。

櫃檯的前面。安放着三張椅子。自然是預備着給主顧們來坐的。櫃檯的後面。有兩張平面的寫字檯。後部的牆壁中。裝嵌着兩處壁櫥。這時候。司考非正坐在一張寫字檯前。見了法列士。立刻站起身。走到櫃檯前。伸出一手。表示歡迎。並說他很願意常和毛法特先生的朋友們。做些買賣。（司考非本是一處游船俱樂部的會員。會長是毛法特。方纔法列士遞來那封信。正是毛法特寫的介绍函。）

法列士隨即也說因為聽說這裏貨真價實。所以特託毛法特寫了一封介绍信。又說他要買一串頸飾。司考非問他大約預備花多少錢來買。法列士說約在一萬元左右。司考非點頭稱是。當即走到右邊那壁櫥前。把櫥門開了。裏面有一行行的小抽斗。司考非抽出來兩隻。再回到櫃檯前。見法列士正偏着身體。很疑神的望着壁上掛的一幅圖畫。司考非趁他這不留心的當兒。細望他的形狀。見他身體高大。氣魄雄厚。臉色微微泛紅。便心中暗想道。看他這副模樣。大概是個正經人罷。想着。便把兩隻小抽斗

放在櫃檯上。一隻抽斗中。放着十二根白金製的練條。那一隻當中。放的却是十二塊鑽石鑲的懸牌。司考非並說道。這都是上等貨物。請你挑選罷。如果不中意。我可再取些出來。法列士很迅速的挑了一會。便選中了一塊。是用四粒藍白鑽石。鑲成花瓣的形式。便說道。司考非先生。你不必再拿別的給我瞧了。便是這一塊。已是我生平所僅見的了。說完這話。再挑選練條。司考非等他選出後。便把練條的一端。套到懸牌頂上的小環中。成爲一件很精美的頸飾了。便放在法列士面前。法列士問道。這兩件東西。一共價值多少。司考非算了一算道。法列士先生。練條是八百元。懸牌是六千五百元。一共是七千三百元。法列士也不還價。便取出一張一萬元的支票。對司考非說。若肯收用。儘可先到這銀行裏去。查問一下。證明這支票的真僞。司考非點頭道好。於是這一筆生意。便已結束了。不料法列士忽然變了心思。忙忙的道。慢着。我覺得把一塊黃鑽鑲成的懸牌。配合在這根練條上。來得越發美照些。請

你取給我瞧。司考非道也好。隨你的便。說着便捧起這兩隻小抽斗。走到壁櫥前。一一放回原位。過了一會。再回到櫃檯前。把一塊懸牌。放在法列士的右手掌中。並道。這懸牌雖是用黃鑽鑲成。價值却比較更貴。法列士道。多幾個錢是不妨事的。司考非先生。請你把這懸牌。扣在這練條上。讓我仔細看看。究竟好是不好。司考非一聽這話。便瞪了法列士一眼道。法列士先生。我方纔放在你面前的這練條上。已經扣上一塊用藍白鑽石鑲成的懸牌了。法列士道。這是你記錯了。你初放在我面前時。練條上。果然扣着那塊懸牌。但當你回到壁櫥去時。我已把那懸牌還給你了。司考非楞了一楞。便飛步走到壁櫥前。拉出那兩隻抽斗。再回身放在櫃檯上。對法列士道。你瞧呀。每一隻抽斗裏。有十二隻小釘。每個釘上。都掛着練條或是懸牌。倘賣去一件。我便立刻補上。這是我的習慣。從來沒有改變的。你看現在不是缺少了一塊懸牌了麼。法列士道。也許你接到手裏後。一不經心。落在地板上了。你從櫃檯走回

那壁櫥去時。那塊懸牌。你是拿在左手裏。這是我記得清清楚楚的。司考非說不出甚麼。祇不住的用手搔頭。可見他的神經已非常興奮了。這樣過了一會。他纔按了按電鈴。呼喚外面的店夥。店夥身邊。本有開門的鎖匙。當即開門進來。司考非便吩咐他道。你把那真空清潔器拿給我。他忙去拿來。司考非親自動手。把櫃檯前後兩邊的地板上。仔細掃過。一寸地方。也未遺漏。再把壁櫥的裏面。也掃了一遍。灰塵已完全掃起。却沒有懸牌的形影。司考非把清潔器遞給店夥。店夥退了出去。司考非憤憤的對法列士道。法列士先生。你莫非把那懸牌。放到你衣袋中去了。接着又道。無意的放到你袋中去了。法列士也高聲道。這是甚麼話。這話太無禮了罷。司考非道。這話果然無禮。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中。你委實有……法列士道。我不願和你多辯。總而言之。我是來買頸飾的。並不是來和你開辯論會的。你若賣給我一塊懸牌。和一根練條。我自然照值付價。否則我可不願多留。就要和你告別了。司考非越發

怒形於色道：「不行。在懸牌未曾尋到之時，你不能離開這裏。而且你也走不出去。這房門早就鎖上了。法列士聳了聳肩頭，並點上了一支雪茄。坐在椅子上道：「這真是新聞。真是我生平第一次遇着的新聞。難道珠寶商人可以隨便的。把他的主顧關禁起來麼？」司考菲也不作聲。儘着在櫃檯後面。踱來踱去。神情很是皇急不安。心想這樣追問法列士。一定無用的。他便打定了一個主意。伸手摸着他的寫字檯下面的電鈴。揪了幾揪。於是街上的警號箱中，便發出一道紅光。幾分鐘後。便有一個身穿制服的警察戈門氏。和珠寶公會特地僱用。稽查這買頓弄的暗探第根氏。一同走到司考菲的辦事室裏。司考菲當即把經過的情形。一一說了。據第根的意思。以為那塊懸牌。不是在司考菲的身邊。定是在法列士的袋裏。司考菲聽說。立刻解開衣服。並把所有的衣袋。都翻轉過來。但並不見懸牌。第根便要搜查法列士。但法列士定不肯忍受這種侮慢。可是司考菲又怎肯放法列士出去。白白的受這大損失呢。便

對法列士道：「法列士先生。我看你也是個體面人。我不肯便動手拘捕你。不過你若……法列士神色不動道：「我老實對你說。我也很望這一回事。有個水落石出。我不致於白受嫌疑。司考菲先生。我們不必在這裏多所計較。何妨同到警廳中去走一趟。你若贊成。便請你去僱一輛汽車來。一同前去。好在我祇是一人。你們却有幾個人。圍繞在我身邊。那懸牌倘在我袋中。我也不能暗暗地遞給別人啊。司考菲無法。祇得依着他。且到警署中。再作道理。當下便僱了一輛汽車。和法列士一同坐上去。第根和買頓也隨着同去。

他們到了警署中。見着了警佐祿列。法列士先通報了姓名。司考菲接着把方纔那番情形。一一說了。祿列都寫在記事簿上。又去打電話。報告警察總署。後來放下了聽筒。掉頭對法列士道：「法列士先生。對不起得很。總署中吩咐我。先把你拘留在這裏。總署中立刻派人來查問。抹克根是一位有名的偵探。他來查問一番。自然有個分曉。法列

士聽說，微微一笑。抹克根麼？他果然是個很能幹的人。我很願意再和他見面啊。二十分鐘後，抹克根已經趕到。司考菲把那懸牌怎樣忽然不見的情形，再對他說了一遍。抹克根很注意的聽他講完，說是照這情形，必須先把法列士的身上，精密的搜查一回。法列士也不反對，並說搜查時，最好叫司考菲在旁瞧着，免得他仍有無謂的狐疑。抹克根道好，便領着法列士和司考菲，到了一間密室中，親自動手搜查。法列士是穿了一身樸實的衣服，頭上戴了一頂草帽，襯衣是綢製的。抹克根當即把他的周身都查過，再把鞋內和襪內，也搜查一遍。又用一面顯微鏡，把各個鈕扣的周圍，也仔細照察。那裏有甚麼懸牌的形影。抹克根再用一柄狹長的小刀，把一條條的衣縫中，也都挑剔個普遍。並把他衣袋中放着的手帕一方，雪茄烟四支，銀火柴匣一隻，表一隻，鋪幣七枚和票夾一隻，也都拿出來查過。票夾中祇有一張一萬元的支票，別無他物。但抹克根仍覺手續未會完備，又取過一隻木梳，把法列

士的頭髮，也仔細的梳了好幾下。又叫法列士把嘴張開，又細看他的耳朵內……都不見有甚麼。司考菲在旁瞧着，對於抹克根的搜查手續，很覺滿意。暗想這搜查可謂精細極了。那懸牌倘果是他偷的，不論他藏在那裏，也應該搜查出來了。抹克根查完之後，法列士把衣服整理好，隨着抹克根和司考菲，走出這密室，回到方纔講話的那個所在。司考菲悶悶的道：難道被他吞下肚去了不成？

：抹克根接着道：這話太無禮了。他若果真吞下肚去，他的性命，還保得住麼？司考菲道：是呀。如今你預備怎樣辦呢？抹克根道：既搜不出賊物，便不能認他是賊。當然放他出去。司考菲高聲道：放他出去麼？慢着，請你先想想當時的情形。沒有旁人可以下手。那懸牌一定是他偷的。抹克根道：你若自願負責，萬一法列士證明是被誣，這誣告的罪名，你願意擔承。我們不妨把法列士留在這裏，不過你既沒有證據，能够證明那懸牌委實在他身邊，試問你憑着甚麼，控告他呢？便是到了審判官的座前，他也不能祇

憑你一面之詞。便判定法列士的罪名啊。方纔你會說過。在你那間秘密室中。祇有你和他二人。雖會有個店夥進去過。但並未和他接近。把他帶到這裏來時。既有警察。又有你們僱用的暗探。在旁監視着。而且又是當着你的面。搜查他的全身的。他却儘可根據這幾種情形。洗清他的身體啊。抹克根這話。雖很有理。祇是司考菲怎肯認吃這大虧。使用電話和他的律師。商量了四十分鐘。他的律師說法列士使用的支票。又是真實的。可見他是真心來買頸飾的。又沒有一種證據。可以證明那懸牌是他偷的。那末若對他提起控告。固然不能成立。自己反要受誣告的罪名。……司考菲不耐煩再往下聽。便恨恨的放下聽筒。也不向大衆招呼。踉踉跄跄。走出了警署。抹克根便也吩咐法列士。可以出去了。法列士也不說甚麼。大踏步便朝外走。剛走到門口時。抹克根忽走上前。低低的問道。法列士。我們是老朋友了。講私人的交情。請你告訴我。那懸牌究竟往那裏去了。法列士點上一支雪茄。很安閒的答道。

是你還是警佐。要問我買那塊懸牌麼。說着。笑嘻嘻的走了。法列士走了之後。祿列說道。我看那番情形。法列士委實有莫大的嫌疑。抹克根道。不祇是有嫌疑。我以為他必是偷那懸牌的竊賊。但是我們怎能證明他的罪案呢。

## 二

蘭基把散亂在桌上的紙牌。一一收積起來。分爲兩起。接着再把每一起分做兩份。這纔站起身。走開了這張牌桌。這當兒。再有一張牌桌上。有幾個人正在那兒鬪牌。原來這是一個俱樂部啊。一小時後。法列士預備走出去了。蘭基忽走到他面前。問他可能破費幾分鐘的工夫。密談幾句要緊話。法列士答道。這有甚麼不能。不過若是問我借錢。……話未說完。蘭基搶着道。不是借款的事。你儘管放心好了。當下他們便一同走到第一百二十街。到了法列士的住宅裏。蘭基很鄭重的道。我曉得有一個婦人。伊有一件翡翠的飾物。用白金鑲成的。大約價值一萬五千元之多。不知你可垂涎麼。法列士聽說。心中着實一動。用半

開半閉的眼睛。凝望着蘭基。一聲不響。蘭基接着又道。近來司考菲珠寶店中。不是不見了一塊懸牌麼。那番情形。我已完全曉得。我並曉得偷那懸牌的人是誰。所以你也。不必隱瞞我了。而且我們既是同一遊船俱樂部的會員。自然便有一種密切的關係。難道我去出首控告你麼。事實上既不會這樣。那末你也不必多疑。你若真有那靈敏的手法。能够使到手的珠寶。忽然不知去向。我們不妨去把那婦人的翡翠飾物偷來。彼此利益均沾好了。法列士道。那婦人是誰呢。蘭基道。伊是伊林烏夫人。住在格萊特奈克。伊家中將要舉行一個宴會。你若有意思。我可介紹你前去。你到了那裏。聽隨你的方法。倘能把那翡翠的飾物偷到手。我和你平分。你道可好麼。法列士沈吟了一下。道。你既能介紹我前去赴會。這是再好沒有。我一定去的。至於果否動手偷那飾物。現在我可不能預先決定。須到臨時。看環境的情形。再為斟酌。蘭基點頭道好。說就是這樣辦便了。

伊林烏夫人請的客。大約有十多個人。法列士和蘭基是星期五的晚間。乘蘭基的汽車去的。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上半天。一瞥眼間。已經過去。伊林烏夫人却未帶甚麼飾物。祇有手指上套着幾隻戒指罷了。後來蘭基把法列士領到花園中的僻靜處。對他說道。我已私下把這屋中察看過。見伊林烏夫人的臥室中。有一隻保險箱。……法列士不等他說下去。截住了笑道。我自己也瞧過了。祇是那隻保險箱很高大。大約總有好幾磅重。試問我怎能握在手掌中。偷了出去呢。所以我未曾動手。蘭基道。不必偷出去啊。祇須設法撬開箱門。我們的目的。便可達到了。法列士道。要撬開那箱門。真是很便當的事。一些也不為難。蘭基道。那末你為何不去撬開呢。法列士道。祇是沒有適當的時候。我想倘沒有人來驚擾我。至多半小時。我定可把箱門撬開。伊林烏夫人雖然在樓下。陪着賓客。但有一個女婢。時刻不離開那臥室。這實在是個莫大的障礙啊。蘭基想了一想。道。譬如……譬如今晚正餐後。我把那個

女婢誘騙到我的汽車裏……法列士接着道。那是再好沒有。你便這樣辦罷。蘭基笑了一笑道。我看那女婢的模樣兒。一定容易受我的誘騙的。

到了正餐後。蘭基果然瞞着大衆。把那個女婢騙到汽車裏。便開車去游行。大約過了一個小時。方纔回來。那女婢仍悄悄的上樓去供職。蘭基以爲法列士一定得手了。便忙尋着他。把他領到僻靜無人的地方。問他那回事怎麼樣了。法列士却不慌不忙的道。因爲樓上再有一個人。儘着不走開。所以我沒有機會。能够走近那臥室一步。蘭基聽說。心中雖是不悅。却也無可如何。只索罷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會期已滿。各賓客紛紛散去。法列士和蘭基也祇得無精打采的。回到城裏。

這一天。蘭基心中急得甚麼似的。幾乎要走頭無路了。原來他欠人家許多賭債。當時會訂下契約。寫明歸還的日期。今天已經到期了。款項尙未湊手。萬分無法。便向朋友們去商借。怎奈一連跑了幾處。都未成功。朋友們都不肯

借錢給他還賭債。他心中自然非常發急了。而且又很害怕。生怕沒錢還給人家。那些債主們便和他翻臉。大鬧起來。那時候他的父親必然曉得。往常他在他父親面前的一種虛偽的信用。自必立刻打消。以後想問他父親要錢。必然更加艱難。他的日子。就要格外難過了。他想來想去。竟無維持的善策。祇有一個救急的方法。便是把汽車賣去。大約可賣到二千元。但是他欠的賭債。有五千多元。仍是無濟於事。他在這當兒。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心中暗想。如果法列士把那翡翠的飾物。偷取到手。雖是對分。這區區一些債務。不難立刻還清。何必急到這樣呢。

在九點鐘的當兒。蘭基忽接到一個電話。是卡維特夫人打過來的。伊在電話中說道。方纔我接到伊林烏夫人的電話。伊說今晚要去看戲。想取出伊那件翡翠的飾物。帶着前去。不料收藏那飾物的保險箱。箱門却大開着。那件翡翠的飾物。已不知去向。伊自然吃驚不小。伊記得清清楚楚。星期四卸下之後。便放在箱內。至今未曾取出。怎麼

不見了呢。自然是被人偷去了。誰偷的呢。伊疑心因那宴會請來的賓客當中。或許有一個賊人。混雜在內。現在伊已請了一位偵探。着手偵查。據伊說倘不有個水落石出。定不甘休呢。蘭基聽了這番話。止不住心頭火起。暗罵道。這樣看來。我是受了法列士的欺騙了。我指示他一條路。臨時又設法幫助他。而且所得的利益。又是和他對分。我總算顧全交情了。誰知他竟埋沒良心。把我撇將開去。這個人我怎能甘心呢。非和他講理不行。他若承認了。仍和我平分利益。那便萬事都休。否則。我一定要拔出手鎗。和他拚個死活呢。法列士的爲人。本非常刁猾。蘭基萬萬敵他不過。蘭基原也曉得。不過現在因一時的氣憤。又因正被債務逼得無法。便也不顧利害了。當下蘭基便去到法列士的家裏。恰巧法列士正在家中。便把蘭基領到起居室中坐下。並遞給他一杯酒。蘭基無心和他閒談。便把方纔卡維特夫人說的那番話。一一對他說了。法列士聽了。露出驚奇的神情道。有這等事麼。我們也上了別人的當了：

：蘭基搶着道。你莫裝模做樣了。那件翡翠的飾物。必已被你偷來了。我是特來和你分贓的。法列士道。你說我已偷到……蘭基又搶着道。這個自然。一定是你偷的。你不過想吞沒我應得的利益。所以便瞞過我。法列士有些動氣道。你既說出這些無禮的話。可莫怪我要逐你出去了。蘭基道。你敢動手麼。但是我也不定要留在這裏。祇須讓我證明你這裏果然沒有那件飾物。我立刻便走。法列士道。那末你搜查一番好了。但蘭基並不動手。因爲他心中暗想。法列士既敢說這話。可見那件飾物必非藏在這裏。縱然動手搜查。也是無用。那時候法列士反而要怪我冤誣他。我到無辭自解了。不過也不能就此饒了他呀。蘭基越想越氣。再也忍耐不住。便霍的跳起身來。冷不防的照準法列士的頭上。打了一下。並罵道。你竟是友誼中的叛逆啊。法列士又怎肯退讓。便也跳將起來。伸手對打。蘭基再拔出了手鎗。對着法列士。便放了一響。法列士的身段。真是敏捷。忙向旁一避。鎗彈從耳旁飛了過去。法列士接

着一個箭步。跳到寫字檯前。正要拉開抽斗。取出手鎗。蘭基的第二粒鎗彈。已打了過來。正打中法列士的左肩。法列士站立不穩。便倒了下去。但他仍能在這倒身下去的當兒。一伸手。已把手鎗拿到。很迅速的。便照準蘭基放了一下。蘭基已撥轉身。正朝外逃。自然不能避讓。便被他打中。倒在地板上。法列士隨即也昏暈過去了。隔壁屋中的婦人。聽見鎗聲。趕來瞧看。見了這種慘狀。立刻打電話通知警察署。

## 元

第二天早晨。偵探抹克根先到醫院中瞧看了一回。再去尋着檢察官。對他說法列士和蘭基傷勢都很重。大約已無生望了。接着又道。他們因分贓不勻。鬧得兩敗俱傷。可是司考菲和伊林烏兩件竊案。都因而明白了。你瞧這是甚麼。你可認識麼。說着。已舉起一樣奇形的物件。給檢察官瞧。檢察官搖搖頭。說是不認識。抹克根道。這物件雖是破碎不全。但原形仍可揣想而得。這實在是一個人造的

手指啊。法列士本是一位製造像生物件的專家。在幾年前。不幸遇着意外的事。毀掉了一隻手指。是左手的第四指。於是他便照着他的指形。用石膏做了一個模形。再用樹膠和別種質料。做成一隻人造的手指。做工真非常精巧。皮色固然和真的一樣。指紋也很完全。可以印下一個完全的指印。瞧不出一些破綻。不過當中是空的。因為當中是空的。他便把司考菲珠寶店的鑲鑽懸牌藏在裏面了。檢察官道。祇是這人造的手指和天生的手。怎能聯絡起來呢。抹克根道。你聽我說呀。說破了。也不覺得怎樣稀奇。原來他造一個有螺旋紋的銀圈。和那手指的斷折處。大小適合。便套在上面。再造一個銀圈。也是有螺旋紋的。却裝在這假指的裏邊。於是他祇須把這假指。套上那斷折處。稍為旋轉兩下。不過費幾秒鐘的工夫。便可裝上了。細看上去。祇有一條小縫。是個破綻。但他若塗上些和皮膚一樣的颜色。再帶上一只戒指。便也看不出了。他的左手第四指上。常常帶一隻金戒指。自然便是這個用意了。

檢察官道。難道竟是十全十美。一些缺點沒有麼。抹克根道。祇有兩個缺點。一是這隻假指。沒有熱度。一是若用力捏上去。便可覺察當中是空的了。不過平常做事。以及和人握手。都是右手上前。誰會留心到他的左手上去。於是

他便利用這隻中空的假指。做他竊賊的秘密所在了。檢察官聽到這裏。已完全了解。便微笑道。這到是個新鮮頑意兒。我做了這許多年的檢察官。像這種新鮮事。到是第一次聽見呢。

(完)

## 清名畫家軼事

### 金 楓 江

楊維聰字海石。海鹽人。善畫魚。人以絹素相乞者。拒之。以佳茗餉者。卽糊墨搖筆如飛。至今人皆寶之。

施心傳字結如。寧化人。工文詞。善山水。得雲林筆法。頗自矜重。不妄與人作。若富貴人往求。尤嚴謝之。當蒼松白雲清風皓月之時。僧人飲以佳茗。出素紙案上。不自覺其興發。吮筆點拂。疊疊不倦。

李山松字靜山。不樂仕進。與其妻聯德高蹈。工爲詩。而妻吳氏及繼配薛氏並工詩。伉儷間時相唱和。其詩簡遠淡泊。至有真味。間畫花卉蘆雁。年八十餘。兩目盡盲。猶口占詩。令其幼孫書之。

姚揆字聖符。嘉善人。善臨池。精繪事。年八十餘。猶能作蠅頭小楷。并枝葉爪嘴如生。一時求書畫者。屢滿戶外。

# 修面所費金錢

## 與時間之計算



### 金錢

吾人修面大約每月三次每次以一角計之則年需三十六角矣若以此數而購「吉利保安剃刀」則大約可得「白朗宜牌」一具及刀片半打至少足敷四五年之用刀片用完只須添購刀片而刀具則可永遠應用

### 時間

尋常修面至少耗半小時之光陰且不能隨時隨地可修每令人生不快之感若用「吉利保安剃刀」則每次只需十餘分鐘不需磨礪足不出戶而可以隨心所欲至其修面後之潔淨舒適容光煥發尤其餘事

各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一號  
香港雪廠街五號  
買勒洋行經理  
同益洋行



## 馬跡

滌塵

胡元晨興。卽聞壁上電話鈴聲鈴鈴。振筒聽之。則南市警署長報告市中富豪康烈字炎生者之子迪禧被刺死矣。匆匆竟盥沐。轡馬遂行。蓋元居郊外。距市篤遠。出必以騎。於時爲時尚夙。濛濛曉霧。萬家盡在籠卷之中。舍宇參差。依稀辨影而已。元鞍上長喟。似喟今日犯罪之事。盍見無已。社會蟠窟無數奸惡。乃類此時晦霧四塞也。旣而馬箠凌空。揮旋弗已。似欲以馬鞭鞭斥此霧者。不覺行近警局門次。警長方竚階下。遙見而呼。胡先生來耶。元故非業偵探。雅善鉤距。數爲官中助。警長乃以電招之耳。坐定。卽爲述其所得於炎生報告之語。

警長曰。距此一句鐘前。余尙酣寢。門者倉皇入啟。康先生請謁。爲報兇案來也。余急起。披衣延詢。則迪禧之父炎生。

淚皆語吾。先生。我乃不幸。我子迪禧。昨夜被刺。涂僵。是必句語次。略躊躇。旋毅然曰。無誤無誤。是必烏國楨也。余聞君親觀行兇人國楨耶。曰。亦意之耳。然吾自信吾理想。必勿戾於事實。吾子迪禧現年方二十有五。畢業鐵路學校。已更三載。畢業時。成績綦優。用是於次年。應辟爲津浦鐵路局工程師。又嘗入青年體育會。於箇中亦翹然居首選。路局之薪。月凡百金。吾家衣食幸差周。固無資此贖溫飽。第吾虞逸則思淫。至不欲彼閒居無所事也。彼所入亦旣不菲矣。然固未嘗進吾一金。吾亦不責其以金奉我。以彼生性溫馴而慷慨。友朋賈貸。輒罄囊而予。又安所得貯蓄耶。金錢旣不與人齷齪。技藝更高絕流輩。絕無岸然自偉之態。弗論何人就語。蔑不怡容張口而笑。處世如是。宜可

自全矣。然而今竟慘死。國楨於此。乃不能逃人疑。

距今四閱月時。吾媳死。兒以悼亡故。鬱鬱不樂。退職家居。

吾重憂之。爲謀續聘。歷相數女。均勿稱意。適吾內姪女鮑

淑芬。新嫁而孀。微聞其前夫臨命之頃。諄囑改適。淑芬幼

寄居吾家。亦與吾子雅有情愜。爾時吾以彼年少穉。乃以

兒別婚於曹。比吾既哀淑芬之嫠也。又思倘得彼來續吾

兒者。兒意宜無不欲。則以詢兒。兒果忻然。因告人往謂淑

芬。脫淑芬勿願。吾亦不強。而淑芬諾之。但期持服滿一年

耳。願兒近忽別眷一女。曰郭三姑。嗟乎。吾子之死。萌因於

此矣。蓋三姑居仙槎村。有父得寶。狙獠之渠率也。先生不

知得寶耶。專設博局以延人博。藉以取資。三姑貌姚冶。矚

笑迎拒。尤善蕩人神志。博徒鶩趨其門。竟日喧闐。無少靜

也。半爲博來。半亦以博三姑之盼矚耳。三姑所識廣矣。與

國楨尤洽。國楨嘗自誇。世焉有第二人類。我得美人垂注

者乎。我思國楨者。先生當能憶之。卽去年三月。曾與人互

毆。闖入警局。移送法庭。判徒刑一年者。

國楨爲人。兇暴而好鬪。既娶三姑。則舍止於此。形影勿隔。

吾兒以友招飲其家。一見三姑。遂爲所動。三姑亦寔疏國

楨。國楨毋敢詬之。則就三姑前。忿斥吾兒。奪人所愛。不義

三姑冷笑曰。疇則愛汝。乃奪吾所愛。奪吾所愛。而厚顏云

云也。國楨怒。期兒鬪。勝者得女。女謂兒無諾。彼強橫有力。

不易敵也。兒笑語勿恐。旋徒手互博。國楨創其一足。女大

樂。言於國楨。我今如汝言。勝者則我主也。我身今屬康公

子矣。國楨切齒曰。識之。又指吾兒。我不撲殺汝者。則我亦

不爲姓烏矣。女曰。彼生則我弗死。彼死我豈獨生。則死彼。

於汝盡禱。凡此皆兒爲我言之。兒欲娶女。吾則力關其安。

門戶勿倫。無論也。如此佚蕩之女。寧堪爲人婦者。兒則舉

此證女愛彼已深。

吾聞言滋戚。以兒平日未嘗敢逆吾旨。而今則顯悖我意。

且不惜鬪彼下流之烏國楨。知其迷惘已深。汨沒其本性

矣。將強遏之。自此勿履三姑門乎。彼焉能從。幸從矣。而三

姑倩影。又安能驅之兒心坎之外。且獨處榮榮。或且追念

其死婦。二者胥足引其愁緒。吾方欲爲遺愁而不得。詎更忍拔愁關之扇而納之入也。當日吾所由聽彼往赴友招。良以彼自喪偶。長日抑抑。且縱之行樂。圖消遣耳。庸詎知胎此禍耶。大錯已鑄。惟有聽彼日日往仙槎村。然一思及國楨必欲加害之語。輒又惴惴。非已。吾於此蓋處萬難。嗟乎。先生。天下舍爲父母者調護其子外。誠鮮更難之事矣。康烈言至此。悲梗幾不能畢其詞。則頻以手拭目。已乃言曰。彼每日出時。常以薄暮。比歸也。則一點鐘矣。吾必俟彼返始寢。且數誠之。歸時宜少先。夜深風露凜也。惟昨日之出。彼此乃悻然未交一言。蓋因午間又偶及續娶事。彼向力主三姑。吾謂若此。焉置淑芬也。淑芬適亦以省吾夫婦。留居未去。彼乃大聲報曰。淑芬夫死幾何時也。卽不復置念。真性已漓。兒則奈何。賴有此婦。其意殆欲聞此語於淑芬也。淑芬飯後。卽稱疾歸。吾乃大怒。至暮盛氣猶未解也。候之半夜不歸。疑彼負氣而宿於外矣。質明以人往三姑所召之行。經中涂。至一亭次。卽見吾兒橫屍亭內。是非

國楨報其宿恨而賊之。孰賊之者。胡元聆至是。卽曰。言盡此乎。警長曰。君意若何。方警長語時。胡元瞑目而聽。因張其倦睫。欠伸起曰。若何。且往屍場一驗。乃共警長驅車而往。至則親屬已在。環哭其旁。

胡元前視死者。側臥地上。左手壓肩下。右手握而未固。如攫物狀。眼簾下垂。而留一線未闔。口輔尙蘊淺笑之容。惟喉際有一創痕。適當氣管。量之闊不及五分。似以極小之刀。一刺卽殊。創口血花。溢出未已。其沾漬頸上者。以指近之尙濡。胡元曰。死者被殛。雖不知在何時。然去此未久也。使死已經時者。流出之血。結成厚痂矣。而今尙濡乎也。更視迪禱衣飾。亦楚楚入時。身服玄色緞袍。襯以淡灰湖縐之袴。右手兩指環。則爲翠藍之寶石。其緣鑲以白金。燦然有光。其品絕精。值皆不貲。惟足御黃色之革靴。其一光澤而其一黝黑矣。胡元默然有頃。則坐屍旁石槥之上。又起視槥上滿被塵埃。則踞槥旁。側目注視。卽塵埃較薄之處。以指循而畫之。坐跡宛然。似有兩人曾息其上。離座少偏。

地上又有雪茄煙灰一積。雜以拋棄雪茄煙頭。數之凡得七枝。亭外傍牆。有枯樹一株。下有馬糞壘。馬溺亦漬地盈尺。樹前之草半秃矣。胡元又目康烈曰。公子之出。殆必以騎乎。康烈曰。然。微公言。我且忘之。我心胃崩裂。知覺都泯。乃未遣人索馬。馬亦弗審。逸於何處矣。即呼從者往跡。得於亭前林麓之中。胡元相馬。固不甚劣。試騎其上。馬若甚疲。此以胡元好騎。習諳馬性。因屈指數曰。南市去仙槎村不過八里。由仙槎村反至此間。僅五里而強。此馬亦惟行十三里耳。胡即力乏若是。於是遂下。俯視亭內外地上者移時。更遣人取剪並紙至。就迪禧革靴之底。翦一底式。納之懷中。與警長駕車返。返時。康烈尙泣請。必偵國楨。警長視胡元。元目旁眴。警長喻元意。謂害迪禧者。非國楨也。乃許以旦暮必緝真凶。烈乃含淚致謝而別。

胡元行至中途。一躍下車。折回亭內。逕往竹雞坊。竹雞坊爲近郭之村。與北市翠花街至邇。然由亭前去。則曲折可二十里。且爲僻徑。行者絕希。胡元始行至緩。旋見地上有

數履印。似爲革靴所留。探懷出紙翦底式。加諸其上。銖黍悉符。胡元微笑。點首似樂。既抵竹雞坊。則入黑人公所。黑人公所者。其地人謔語。蓋售鴉片處也。外爲居家狀。而內有複室數間。燈榻雜陳。入其中者。第聞煙斗作聲。颼颼不止。似鳴其竟日宣勞。會無休暇之時。此往彼來。席不及冷。而諸人狂吸。努力噴其餘煙。鼻鼻結篆而上。繚繞滿室。即相對而坐。面目亦弗可晰。令人疑在雲霧中者。蓋上下流之嗜煙者。咸萃於此。要以下流爲衆。胡元雖爲偵探。願未嘗告之官中。有時官中亦知此秘密之煙窟。欲加封閉。胡元則言不如留此爲無賴棲止之藪。俾破案時。亦可偵取消息。於是間。免致彼輩分匿。不易求其巢穴。用是此黑人公所得無恙。胡元又故洩其袒庇之功。於是公所主人。每伺胡元至。必飯之而去。且食以精饌。凡是非吾書中要言。今亦不更瑣瑣敘述。但記胡元與屋主主人問答之詞矣。胡元曰。爾近者。營業乃日熾。昨夜半後。吾御騎過此。聞汝屋中人聲嘈雜。乃知而等尙未寐。吾馬蹄聲。而等亦聞之未

也。屋主人及其傭保。皆誠愕曰。昨夜先生乃過此耶。是何時也。胡不一進啜茗。吾曹乃若病聾矣。乃未一聞蹄聲。何也。旁一司茶之童。擻言曰。蹄聲耶。聞。句我則聞之。其時已三句半鐘矣。吾正倦而思寢。不然。我亦不聞也。適有某某者。來此購煙。吾關扉延入。而馬亦經門前。我蓋非聞之。乃見之也。先生馬行絕駛。若應急召者。然耶否耶。先生果何事而疾奔若是。我見馬上之人。髻髯服黑色大衣。戴廣簷之冠。冠簷下蔽其額。面目勿可燭。乃不知卽先生。先生果服此服。冠此冠未也。胡元微闔其目曰。爾知我過此一次耶。抑二次耶。童曰。是則我不知。我不能妄語。我僅一次見人縱馬沿門而過。後……童言未竟。以手蔽目。若有所思。旋曰。後吾於四時半。息燈而臥。頭甫倚枕。朦朧入睡。似聞有雙蹄聲。得得而過也。然蹄聲未終。而鼾聲作矣。胡元曰。是亦我也。我偕一友返耳。卽與辭去。

黃昏之時。胡元伏案作書甫竟。而南市警署長推門而入。胡元一見。卽曰。君狀悒悒。何也。警長曰。悒悒耶。我乃不自

覺。下午曾兩通電。君皆不在室。何往也。胡元曰。然則君此來。殆欲面罄其電鈴未傳之語乎。警長曰。然。我今有一要語語君。烏國楨逃矣。胡元曰。君言何言。警長曰。我言烏國楨已逃。胡元徐徐笑曰。我早知君來爲此矣。國楨赴京耳。安名爲逃。警長曰。君已知之耶。彼突然赴京。或與是案不無關也。胡元曰。我知君且悔未於早間逮捕之矣。而今則鴻飛冥冥。增繳焉用。茲案又不容以疑獄終。故悄悄不自寧。警長曰。聆君所云。豈於罪人已別得迹兆。故毫不疑及國楨。其人果何人耶。胡元曰。是則此時尙不能語君。刑獄至重。非可絲毫涉及武斷。必搜集種種證據。按之事實。前後左右。蔑不胥合。庶失入者少。是案罪人。是否如吾意中之所構想。尙待他方面之證明耳。因推三牋置其前曰。此吾頃所作書。與此案至有關係之文件。專待此三人覆函至。則此案真相。可舉以示君矣。警長因啟函囊展讀之。

其一 致與津浦鐵路局者

某某局長先生。仰企丰裁者有日矣。無緣晉謁。茲乃

有一事奉質於先生。則貴局前有工程師康迪禱其人者。以何時解職。乞舉以見告。先生莞攝全路段。或無暇及茲小故。然此事先生視之固倉粟。而於元則不翅椎輪也。倘能俯允所請乎。臨穎神馳。不盡悃悃。

### 其二 致與義務女學者

某某校長台鑒。貴校前年女子師範班畢業及歷年成績分數簿。乞惠假一閱。

### 其三 致與康烈者

炎生先生。今日之事。至可愴喟。不獨先生喪一愛子。國家尤失一有用之人。然死者已矣。尙乞勿過悲抑。第賢媳曹女士遺像。望速檢一幀送來。能得與迪禱君結婚時之照片尤佳。

警長閱既。甚怪胡元。詎置舉動可疑之國楨弗問。而此三書。又似迂遠無涉於本題。不得其要旨所在。則頻以手搓面。凝視胡元。不發一言。胡元已覺。即曰。迪禱當日乘馬而

出。返時必無舍騎而步之理。則迪禱死馬上耶。抑下馬而中創耶。果馬上被刺者。勿論兇人無此絕技。能一躍而洞其喉。且既中創下墜。非前仆者。即仰跌矣。頭面宜有損傷。何以悉身無別創也。是知迪禱死前。必已下馬。夫以深夜。經此荒亭。下騎又何事者。警長曰。或兇。句胡元不待言。舉。即搖首曰。君謂或兇手曳之下耶。則國楨尤無此力。彼與迪禱互鬪。搏一徒手之人。尙且敗衄。焉能掣此奔馬。而迪禱既視國楨。伏於此。亦斷無不覺其來。意匪善。怒驤而過。舍國楨外。迪禱更無宿恨之人。然別有匪徒。匿此行劫。亦不可定。見彼衣飾華麗。意必身有多金。因欲取金。並殊其人。則藍寶石戒指。何以不取之。並去。迪禱生時。又於體育會嘗負傑名。膂力自富。胡至甘心就死。束手不與抗。絕鮮格鬪之迹。展其笑靨。飲刃而終。而兇人舉手。不少偏。即適當氣管也。蓋兇犯與迪禱。殆為最親昵之人。迪禱過此。必呼之自下。行刺之前。且與迪禱並肩而坐。抵掌傾談。歷時甚修。證以迪禱平日歸時。在一點鐘。則路經此亭。

當在十二時半左右也。所以石櫬之上。有兩人坐跡。地上雪茄煙頭。亦積至七枝。馬以被縶過久。樹前之草。均已訖殘。而糞瀾滿地矣。當時吾於此層。固已辨之了了。第所不解者。就迪禧服裝而論。是亦酷好修飾者。既未天雨。又非西服。顧履革靴而出。矧靴之新舊判然。迪禧必不忽忽若是。是誠一大疑問。警長曰。是亦有足資研究者乎。窺君神采。必已得其解矣。胡元曰。然。我惟欲力析此疑。故中道別君下車。當吾在亭中時。俯矚地上。欲覓兇手之履迹。顧以迪禧家人先至。往來雜遝。漫不可辨。第見亭外有蹄痕兩道。一直達仙槎村。而一則斜趣竹雞坊。其向竹雞坊者。似爲兩馬馳驟而過。心頗訝之。因復至亭內。循跡而往。不期果獲此也。因語以覓得履印及至黑人公所之事。且曰。當君通電時。吾蓋適在竹雞坊未返也。君亦知此履跡何爲。與迪禧革靴之底式大小悉合乎。警長曰。是或偶然。安知世無履迹相同之人。胡元曰。偶然者。君不偶然視之。非偶然者。君又以爲偶然。迪禧足上之革靴。蓋卽凶手御之而

來者。懼爲人見。故行此僻路。由竹雞坊以至亭內。又虞途中留有足印。故旣殺迪禧。卽以己之革靴易死者之履而去。俾人卽見革靴之跡。亦以爲迪禧之足跡。而不知靴跡雖同。而足則非也。警長曰。君此說甚辯。我第請揭其罅漏。君頃謂此履跡非偶然相同。何以兇手之靴。又適合迪禧之足。兩人乃能共一履耶。胡元曰。吾固測君必以此難我。第兇手之所以惑人者。在此。吾所以察破凶手之奸者。亦卽在此。蓋此革靴固非凶手之物。而確爲迪禧之靴。置諸凶手之家者。凶手卽利用其靴。以掩人耳目。而此凶手。且爲一女子。以女子之足。較男子爲纖故。靴靴而不韋履。履過寬廓。恐易越趾而去。而靴則較履爲深。且有帶繫於足跗。兩旁及前端。可塞薄棉而行。然來時倉卒。致取一新一舊之靴而出。且未計及去靴之後。將何以返。故迪禧已死。卽取其馬以歸。煙館童子所云。見一黑色大衣之人。騎馬而過者。殆卽凶手化裝之故。旣歸之後。又畏人見迪禧之馬。逸至其地。易啟疑猜。故復縶駒。親送此馬回至亭中。而

路中乃有兩馬之迹。而煙館童子亦聞有雙蹄聲得而過。迪禧之馬奔馳已久。故吾一近之。猶喘息不止。吾所以至黑人公所者。亦以彼處常終宵勿眠。兇手倘過其地。宜可聞之。因即詐語吾夜半曾以馬行至其地。彼亦竟落吾玄中。而歷歷語我以前狀也。綜此數端。似其線索紛然。然實有一氣相通之理。故吾今不慮罪人之難得。但求鉤稽罪人所以犯罪之故。期與君共白其寃枉也。

越三日。胡元笑趨局中。謂警長曰。君盍遣人招康烈至。警長如言。命一警察將名紙往。胡元即探懷出一照片示警長曰。君視此何如者。警長觀之。一少女像也。修眉而曼目。厥狀甚美。警長曰。雖非曠世之選。然娟娟此豸。不易得也。胡元曰。辟之君未娶者。與此人長日共處。得毋動其求凰之思。警長曰。君問我此語胡爲。胡元不答。又出一照片。警長曰。此與前婦。在伯仲之間。胡元曰。我尙有一更美者示君。復出一片。警長曰。此則絕色也。焚髮眼波。媚態畢流。即此一端。已足使人之意也消。胡元曰。使此三人奪塔。必後

者勝矣。警長曰。此固自然之理。胡元曰。人情不甚相遠。無怪迪禧矣。迪禧所愛之郭三姑。即此人也。前者淑芬。次者曹淑芬暨三姑。吾得之照相館中。曹則炎生所自遺者。蓋吾思炎生報告於君之語。綦不能解。以爲迪生果有情於淑芬耶。何忍棄之別婚。若無意於淑芬也。何以說之再嫁。即謂始之棄之者。迫於父命也。然而淑芬再醮之議。固又肇自其父者矣。乃又爲一三姑而棄之如遺。因意迪禧必爲漁色之人。故搜集三人照片。比較觀之。覩其孰優。三姑果具何魔力也。今既觀此。則三姑固自具其傾人之貌。而迪禧非篤於愛情之人。不難推測而知。必不致以悼亡而退職。警長曰。君謂其退職亦有他故耶。其故安在。胡元舉首向窗外望曰。炎生君來矣。乃與警長並起迎之。胡元曰。今日請君來此。乃與我輩共往翠花街。一面令姪女鮑淑芬也。於是康烈偕胡元警長三人同行。

既至。淑芬出肅客。警長側睨之。覺其身材嫵娜。神采嬌靚。雖衣縞素。而斌媚天然。視照片中尤足悅目。胡元略與寒

喧。卽曰。今日之來。聞女士家有良馬。故踵門請假耳。淑芬紅暈之頰。忽已慘白無血色矣。胡元不待其答。卽曰。女士駕馬之法良佳。雖然。亦義務女學教育之成效。女士在校時。體操一科。不啻爲全校冠者耶。吾取校中分數簿閱之。乃無一能及女士。女士自應善駕馬也。世焉有擅鞦韆之技。而不能騎者耶。淑芬聞至是格格作乾笑曰。君已洞察及此乎。抑何縝密也。我今尙安所隱其罪。君亦不必作此旁敲側引之語。我且自承。殺迪禧者。我也。康烈一聞此語。卽前撲其身曰。汝耶。汝耶。我誓與汝同盡。胡元起格以手曰。止。聽女士言。吾知女士尙含冤抑也。所以不使對簿公堂。以此事非女士一人之咎。公亦不能無過。淑芬曰。然則我事已盡爲君所知。無俟贅述。但簡舉其詞。俾警長先生據以定讞可矣。吾與迪禧。幼實相愛。然以家貧。不爲其父所悅。故彼別婚。而吾亦後適一富室。成禮匝月。夫卽病歿而卒。然夫至愛吾。遺囑悉其產業授我。聽我自由處置。吾本不欲再適。此言也。天實鑒之。乃吾夫死才一禮拜。迪禧

卽來要吾嫁彼。且言我爲爾故。卽路局之職。亦已辭去。圖來此日日聚首也。其父以我能挈產而往也。亦急欲得我。數遣人游說。吾固已告君。嘗酷愛迪禧。遂亦不復峻拒。而於此一月之前。迪禧乃無日不至吾家。此固我之無識。然亦彼實設阱誘我。顧反責以大義。俾我無地自容。謂我真性已濟。其人尙有人心者耶。吾因於其夜易裝而出。遲之亭下。當彼過時。未嘗見吾。吾號呼其字。彼始翩然下。駭問來此胡爲。且化裝而行。何也。吾餌以甘言曰。我思汝甚。以汝久不履吾門閥。故來此要汝葢吾家耳。然一女子宵行。寧不懼爲暴徒所犯耶。易爲男子狀者。此也。我今亦少倦矣。盍就亭中小坐。二人乃並坐而語。刺刺不已。吾數思出刃進彼。乃手顫不敢動。又防其起去。則作媚態尼之。彼亦樂而忘返。一手環吾臂上。一手則執雪茄。噙之口中。助此清談。迨至村雞唱曉之時。彼言以馬送吾返。彼則居前執轡。又復攬余親吻。余憤益甚。思彼真視我如路柳牆花。專供其消遣者矣。乃乘親吻之際。以是刃握於手中。近喉刺

之。當吾探囊索刀之時。彼闖目微笑。乃未覩也。淑芬且言。且出其刃於懷中。則一長數寸之刀也。起以刃向喉。作刺。迪禧狀。胡元急起止之。刃已貫喉。仰倒地。上矣。胡元嘆曰。財色皆爲殺人之機。矧父則重財。而子又漁色。焉得不肇。此奇禍。康烈尙悖怒。曰。是兒所言。胥調語也。胡元曰。調語耶。則君子以悼亡之故而解職者。胡爲後至月餘。而去淑芬寡時。亦僅七日。津浦路局長覆我書中。所云迪禧歸來之日期。乃悉與淑芬之言合也。康烈始無語。掩面而哭。警

長與胡元。相將起去。行至門側。見有馬在廐中。方振鬣而鳴。似訴其疇昔之夜。載彼女主人而出。彼雖與於殺人之事。然非其罪也。

次日。胡元又以事至局中。警長問曰。君知凶犯必爲女子。吾既聞其故矣。第何以知卽淑芬。胡元曰。淑芬旣兩度願歸迪禧。其癡情可想。情人得而復失。焉有不恨者。且吾辨童子所云騎馬者經過之路。爲赴翠花街。而淑芬又居於翠花街也。

(完)



## 報復 起八

在擁擠的當兒，一位少年女郎覺得面頰上給人吻了一吻。

伊急急回顧，一個醜陋的紳士對伊微笑。

伊怒了，『你怎麼如此狂妄，你是個無賴。』

『女士，那紳士謙和地笑，『我完全不明白女士罵我的原因，女士不妨說说我究竟幹了什麼事，或者請女士同樣地報復吾好了。』



張碧梧

有許多人說自家兄弟。因為有血統上和遺傳性的關係。容貌和性情。多少總有幾分相似。但劉孟梅仲梅兄弟倆。雖是同父同母所生。却無有一些相似之處。並且恰巧成個反比例。

孟梅生得身材短小。爲人很精明。祇是對於銀錢上。太覺吝嗇一些。他父親生時。曾積下五六萬元財產。他的注意力。就專射在這上面。當他父親病重的時候。他大施手段。

暗中侵蝕下許多。等他父親死了。還怕和弟弟同居。財產權劃分不清。有吃虧的地方。就竭力主張分家。仲梅是個忠厚老實人。本無可無不可。見他既持之甚力。也就滿口答應。他就將一些表面上的財產。和仲梅對分。並向仲梅說。從今以後。兄弟的名分雖在。經濟却各自獨立。不能有一些通融了。

孟梅從公然分得來的和暗中竊取來的財產。足足有四

萬多元。心想存在銀行裏利息太輕。很不合算。拿去賣田產。出息也不豐厚。萬一遇着荒年。損失更大。想來想去。還是借給用戶。按月收

取定額的四分利息。較有生色。但必須有妥當的抵押品。或是殷實的保證人。纔能出借。否則縱有六分七分的利息。切莫貪圖。以免因小失大。他拿定了這主意。便放些風聲出去。果然就有許多人不怕利息

大。趕來向他借。本來向人借錢。祇有自家吃虧。怎會討着便宜呢。

他治家真是儉樸極了。住了一幢房屋。時刻嫌房租太貴。



孟梅將分家的照給兄弟仲梅看

夫人的命令。不敢違背。只好忍着痛不響。平時祇許吃素菜。每月吃兩天葷。但也不得超過六百文以上。他的衣帽鞋襪。自然都是布的。穿上身去。便不肯換下來洗。說是常

洗容易壞。必須穿破了。纔肯換上一件。他借出去的錢很多。差不多每天都得出去收取利息。不論天晴下雨。和路的遠近。都不捨得坐黃包車。祇肯走一段。搭一段電車。有一天。他因追趕電車。跌了一交。將一件穿了三年的布棉袍的角扯破了。心中這一痛。有如刀割。自己責備道。上海的路這樣平坦。應該安步當車。我因何要搭電車。如今受了這般大的損失。向誰去索賠呢。從此以後。電車中便再沒有他的足跡了。他的吝嗇史中。還有一段趣史。他在每個月裏。也有幾處酬應。禮物叫娘姨送去。人家給的送力錢。必得交給他收管。等到節期。方纔分派。他從中就可賺下一些。好在一節工夫有四個月長。究竟有多少送力錢。娘姨們已記不清。自然聽他分派。倘娘姨們未到節期。已歇掉生意。他索性一齊吞沒。娘姨們雖責問他。他也不理會。還說這是他家定章如此。豈能破壞呢。

他共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在三歲那年便死了。這二兒子名叫培基。小時候頑皮的很。最怕讀書。送他去上學堂。

有如送往牢獄的一般。他死也不去。好在孟梅並不定要他讀書。嘗說人生在世。甚麼都是假的。祇須有本領掙錢。只要有這掙錢的本領。也不限定讀書。而且讀幾年書。花費着實不少。這是何苦呢。做父親的既然這般說。兒子樂得躲在家裏頑耍了。但他也有時裝出做父親的模樣。教訓他兒子道。兒呀。你哥哥早就死了。我祇有你一個兒子。自然非常疼愛。所以我總想趁我在這筋強力壯的時候。替你多掙下些財產。讓你將來舒舒服服。有穿有吃。無憂無慮的過活。這多少年以來。我雖吃了許多辛苦。聽了許多外人的咒罵。所幸我的財產。已由四萬多元增到十多萬元。我的心願。總算滿足了一半。但我一天不死。仍當努力一天。現在我能多掙下一文錢。便是替你將來多造成一分福。兒呀。我這一番苦心。你務必牢牢記着。但也不必感激我。因為這本是我做父親的應盡的職責啊。他說這番話時。吐字很沉着。眼光隨射在他兒子的臉上。神情很覺凝重而懇切。但他兒子祇隨便的應了幾個是字。

培基雖生長在這吝嗇的父親的膝下。但見家中有這許多財產。不知不覺。便養成執待習氣。再見他父親賣盡老力。拚命的增加上去。就越發仗肆。將錢看得和泥沙一般了。他在十六歲那年。嫖賭場中。便已有了足跡。各種賭術。一學便會。對於嫖一方面。似乎很有經驗。十分熟悉。他的一班朋友。都贊他生有宿慧。不然。決不會有這樣迅速的進步。他聽了。很自鳴得意呢。他見家中祇是一幢房屋。很嫌卑下狹隘。逢



孟梅訓斥他兒子培基

四

着有人問他時。他都是指東劃西。不肯說出實在。怕被人曉得了笑話。他又覺得家中的飲食太壞。簡直不能下咽。起居飲食上。真是痛苦極了。剛巧這時候他結識上一個妓女。兩下裏打得火一般熱。伊定要和他借小房子。他本有此心。難得伊先開口。再好沒有。並想有了這小家庭。便可不回家去。免得住在那牢獄式的屋中。吃那囚糧般的飲食。因此就一口答應。趕忙賃定一所兩幢房屋。重新油漆一遍。需用的

器具揀好的買來。佈置齊備後。約共費去二千多元。這筆款子。他是出了六分利向朋友們借來的。雖沒有抵押品。也沒有保證人。但他們曉得他家產豐富。現在雖不能自由使用。祇須他父親一死。財政權便到了他手裏。那時還怕他不本利歸還不成。所以他們都很放心借給他。他也就認做這是他的莫大財源。歷來嫖賭之資。都向他們去借。倘若計算一下。負下的債務。必已不在少數了。先前他穿的衣服。是他父親經手。自然都是布的。他穿在身上。本覺溫暖異常。並無別的奢望。現在却嫌這布衣服粗糙難看。就去揀最新式的綢緞。一套套新做起來。左右有他姨太太照料。用不着他操心。但他每天回家去走一踰時。怕他父親見了。嚙嚙不清。不得不忍耐一會。換上那布衣服。有一天。他回到家裏。他父親因一筆利息未能如期取到。和借戶吵了一場回來。正是滿肚皮的惡氣。一眼看見他。就喝問道。你走過來。我有話問你。我聽說你每天晚飯後。雖是回來。等我睡了。却復行溜出去。就在外面過夜。第二

天早上。我倘看不見你。問起你時。娘姨們又幫你扯謊。說你剛剛出去。這話是真是假呢。他並不抵賴。照直答道。是的。這話一些不錯。但這正是爲在父親身上。他父親詫異道。怎麼爲在我的身上。他道。我既住在朋友家。家中便可省下我的三頓飯。再有我住的這亭子間空出來。若租給人家。每月又能有三四元的租金。這不是給你省錢。又讓你賺錢麼。他父親聽了這話。心想瞧不出他的理財手段。還要勝過我。不禁很是歡喜。便不再說甚麼。叫他坐下來閒談一會。忽的見他的左手往上一抬。有一道亮光直射出來。不由的驚問這是甚麼。他這纔覺察方纔回來時。這四千元買來的鑽戒忘却除掉。就連忙撒謊道。這是一隻水鑽戒指。我花了四角錢買來頑的。他父親本無有鑒別真偽的眼光。便信以爲真道。花四角錢買這無用的東西。太覺可惜了。

他因爲時常陪伴姨太太出來頑耍。又須趕賭場和妓院。包車太蹩脚。馬車不時髦。就拿五千兩銀子。買了一輛七

個座位的上好大汽車。此後出門一步。必得坐汽車。這廣闊坦平的馬路。便難得和他的脚底接近了。他回家去時。自然也是乘汽車。但怕被父親聽見。離開家門兩三家舖面。即便下車。再步行前去。出來時。也是走過幾家門面。方纔上車。因此他汽車進出。已有一個多月。他父親還一些不曉得。活該事要敗露。這天午後。他父親出去收取利息。直跑到黃昏時候。方纔回身朝家裏走。累得滿身臭汗。兩腿並覺酸痛。舉



前面到趕車汽的子兒他巧恰慢一下脚路的天一了跑子頭老

六  
步遲慢了許多。正走之間。猛聽得身後怪叫了兩聲。曉得定是汽車。趕忙往旁邊避讓。脚下一慌張。立身不住。跌倒在地。汽車也立刻停住。幸虧他並未受傷。早已爬了起來。定睛一看。見汽車裏坐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兒子。身穿華服。身子還坐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婦人。這一氣非同小可。當下却也未說甚麼。氣憤憤的回到家裏。等兒子回來。便頓足捶胸。大罵一頓。又問他這樣闊綽。錢是那裏來的。他見事已關

穿。不如趁這時候向他要錢。好去還給人家。就將一樁樁的事都說出來。並將所有的債務計算一下。共是三萬有零。他父親一聽。有如跌到冰窖裏。渾身都冷了。氣得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當夜便大發寒熱。以後病勢一天沉重似一天。不到兩星期。便丟下吃苦挨罵掙來的十多萬元。仍舊是兩手空空的死了。

他死了之後。他兒子大權在握。更是毫無拘束。任性的胡爲了。

仲梅分到了那一些遺產。毫不在心上。嘗說縱然再多些。我也不能倚靠着過活。因爲靠遺產過活。實是最可羞恥的事。所以他很能振奮精神。憑着自己的本領。出去掙錢。他盡了多少勞力。祇要得着相當的代價。非分之財。又一概不取。而且連這應得的錢。除掉家中不豐不齎的用途。和適量的儲蓄外。倘有餘賸。便拿去做些慈善事業。許多人曉得他的脾氣。逢着有募款的事發生。都得來向他

捐募。他從未拒絕過一次。依照自己能盡的力量。多少總捐助一些。所以地方上的慈善機會和臨時發生的募款事。當中都有他的名字。他的職業。雖不很闊大。這慈善之名。却無人不知道的。

他這種行爲。他夫人很反對。嘗向他說道。你這個人真是太老實了。當初分家時。財產被你哥哥吞沒大半。我再三提醒你。你偏要博個友愛和廓達的美名。不肯去計較。現在自己拿氣力掙來的錢。又這樣的用去。人家常說世上沒有嫌錢多的人。你却好似嫌錢多的一般。你縱不替你的將來設想。也該替你兒子打算打算呀。你祇有這一個兒子。平時又很疼愛他。那末你就該盡你的力量。掙下一筆財產。日後好傳給他。讓他有個倚靠。纔是你却不這麼想。祇要多下一文錢。便捐助給人家。方纔安心。這是何苦呢。他聽了這話。笑道。做父親的費盡精力。做盡牛馬。替兒子掙家私的原也很多。但實在是荒謬的行爲。因爲兒子倘是肖子。他自有本領去掙錢。要這家私何用。萬一是不

肖之子。仗着有些家私。便胡作亂爲。墮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無論有多大家私。亂用起來。總有用完的一日。那時寒不能得衣。飢不能得食。勢必凍餓而死。我正因疼愛我的兒子。纔不願替他掙下家私。養成他的倚賴性。斷送他本有的光明前程。至於我現在這番做作。實是替他種下許多善因。好讓他將來收穫善果。真心疼愛兒子的。應該這樣纔是啊。他又常常嚴聲厲色。向他兒子培德說道。我老實和你說。現在我無有一些財產。將來你也休想我掙下一些財產。你倘想做一個好人。享受人生應有的樂趣。現在便須努力讀書。好養成高深的學問。心裏時刻記着你是個窮人的兒子。前途的美滿命運。要你自己去創造。耳目心腹之慾。切莫放在心上。因爲這都非錢不可。你那來的錢呢。這些雜念。你倘能排除乾淨。精神自能專注到學業上。進步也自能飛快。等到學成之後。包管你快樂無窮。但現在你所需的學費。不論多少。也不論我怎樣爲難。總當充量的供給你。決不會間斷。你儘可放心便了。

培德常常聽他父親這番教訓。便緊緊記在心頭。一刻不敢忘却。一天到晚。祇知用心讀書。穿的吃的。毫不考究。嬉遊的事。更是沒有他的分。因此他學業的進步。真是迅速。十九歲那年。便在大學畢業了。在先他常暗想。我在大學畢業之後。應世的學術。原已綽乎有裕。但學問不厭精深。最好再出洋去留學幾年。那不獨學問能進步許多。便是前途的希望。也可增多不少。但是出洋留學。非有幾千元的款不可。我家中既無財產。我父親賺進的錢。開銷家用和我的學費書籍費外。縱有餘多。也做了慈善事業。未必能有這幾千元的餘款罷。他心口商量了一會。便決定等畢業後。先去尋個職業。將月薪積蓄起來。待積到那個數目。再去留學。好在年歲正輕。還不算遲。他打定了這主意。並未會向他父親說起。他父親也未會問過他畢業後的志趣。誰知事有湊巧。他畢業的當兒。政府裏正考取官費留學生。他得着這消息。認作是無上的機會。便趕快去報名投考。等到榜示揭曉。他果然錄取。這一歡喜。非同小可。

含着滿臉的笑容。告訴他父親。並將先前打定的主意也

說出來。他父親聽了。也笑嘻嘻的從保險箱裏取出一個紙摺。打開給他看道。這裏正正四千元。是我預備給你出

洋留學用的。我想等

到臨時。再告訴你。如

今你既考取官費。一

切費用。自有官家供

給。無需這四千元了。

我未嘗不可仍舊給

你。使你生活上格外

舒適些。但怕你年紀

還輕。血氣未定。往美

國去留學。那裏又是

著名繁華的地方。你有了這筆巨款。難保不心有所持。荒

於嬉戲。反而誤了學業。我想還是捐助到慈善機關去。上

帝定能祝福於你。默佑你前途安穩光明。他聽了。連連道

好。

他往美國去。是專門研究法律。五年後。便得着法學博士

的學位。因為他常常做些論說。在報紙和雜誌上披露。很

有些聲名。畢業後。便

有某處學校請他去

當教授。他當了兩年

教授。俸金積蓄了不

少。就去游歷歐洲。直

到二十八歲。方纔回

國。這時他的父母都

還健在。分別了九年。

一旦相見。自然快樂

萬分。這風聲傳出去。

並轟動了許多人。那些慈善機關和往常受他父親資助

的人都忙着開會歡迎。並請他演說。他着實酬應了好幾

天。纔得在家休息。陪侍父母話天倫之樂。



培塔哥哥他是就巧乞這來原唯一細仔德培

不多幾時。他便在法界上得着很高貴的位置了。這一天。他因公事坐汽車出來。經過某處時。看見街旁石階上。坐着一人。臉色憔悴。頭髮蓬鬆。亂披在額上。衣服破碎不堪。身旁放着一隻籃。裏面不知放些甚麼。看這模樣。分明是個乞丐。但覺得面目很爲熟識。祇是一時想不起是誰。後來公事辦完。從原路回來。再走過這裏。見這人倚住牆壁。

仍呆呆的坐着。連忙留心細看。這纔想起他不是別人。正是堂房哥哥培基。不由得萬分詫異道。我父親祇說他已不知去向。我也未曾細問。却原來飄流到這裏。他怎會墮落到這個地步。他父親勞苦一生。替他掙下的偌大財產。往那裏去了呢。

(完)

## 海外雋語

黃正銘 選譯  
嚴雅惠

善人典型。世之公產。(輝德 Whittier)

多所稱許者。卽一無稱許者也。(約翰遜 Johnson)

無仇者無友。(尙吾生 Thomson)

法律如槍。失鴿則斃鴉。(萊頓 Lytton)

傷懷往事者。失來日之勇敢。(蘭尼 Lanier)



## 二孤女影片在藝術上究竟有甚麼價值？

禮恪

驚天動地的美國藝術之靈魂「二孤女」影片來了！我們藝術界的同人，當然更比各界狂熱，爭先恐後地要去賞鑑一下，以飽藝術慾。看完後祇要拿心靈上的印象，用藝術的眼光和原則來，精密的審察一下，去下一個正確的批評——「二孤女」在藝術上究竟有甚麼價值？這是我們學藝術的應做的職任，也是賞鑑藝術品後應盡的義務。

現在要批評「二孤女」在藝術上究竟有甚麼價值？最好先從根本解決，藝術是甚麼？這個問題，我們就可拿托爾斯泰（Tolstoy）的藝術定義來解答，他說：「把曾經驗一度過的感情喚起來，並且喚起以後，就用舉動，

線色，聲音，或字句，所表顯的形式，把那感情達到別人，使別人經驗到同樣情感，這就是藝術的活動力。」我們要知道；藝術的所以能指導人生，批評人生，改造人生，就是全靠這種活動力。

所以我們要判定一種藝術品有價值沒有？就拿這種藝術的活動力強弱做標準。

這種活動力，包含着三個原素，就是：「真」「善」「美」。譬如：沒有美的對象刺激，怎能喚起情感的衝動？沒有真的表現，怎能露出美的情感？有了美的情感，真的表現，沒有善的性靈，還是不能引起別人同情和印契。所以任何一種藝術品，必須具有這三種原素，並且還要充滿這三

種原素的質量；纔算真藝術，纔算有價值。

「二孤女」在藝術上究竟有甚麼價值？我可簡單

的下她一個批評。就是「具有這真、善、美三種的原素，并且還能充滿這三種原素的質量」我分段說明如下：

(一)「善」的劇情

批評一種劇情可分主旨 (Object) 和組織 (composition) 二方着眼。

A. 「二孤女」劇情的主旨何以善呢？

全劇純粹採集人生的弱點和悲哀來做資料，用強烈的調子表現出來刺激觀衆的天良，使他們心靈上，刻上一個很深刻的印象，霎時間領悟到人生的真義和道德，懺悔到非人的生活，決非永久目標；同時覺悟到改造人生的急需。像他描寫專制的流毒，貴族的蠻橫，社會的黑暗，婚姻的強迫，戰爭的慘劇，正面就是提倡革命，平等，博愛，自由和平，所以這「二孤女」劇情的主旨，簡括起來，就是指破物質的罪惡，人生的迷途；換一句話說，就是

促進人生要達到精神上最後的安慰——「善」。

B. 「二孤女」劇情的組織何以善呢？

1. 變化——全片劇情中主角，不過二個孤女，在劇情本質上十分單調和寂寞，然著者導演者，各出其藝術的手腕，創作的天才，組織成幻變離奇的複雜，合散悲歡，在在出人意外斷難預測，推陳出新，引人入勝，幕幕有新奇的變化，慰藉觀者，露依的失明，就是赴巴黎就醫的種因，手足分離的動機；淪落歌乞的預備；在劇情裏好像很小關係，在結構上實是一大變化！一大關節！第七幕母女相逢，姊妹重圓，只隔一個樓頭了！在觀衆測之。定能團叙。忽伯爵率武士來捕女去，平地生波，將合又離，是全劇最大幻變處！最有精神處！范特蘭納賄改裝，重面亨蘭，悲喜交集，情話唱唱，在觀者方慶團圓，忽傑恩率民黨來捕，無中生有，幻變靡窮，作者誠名手也！

2. 精密——全片劇情，除在大處竭力描寫以外，在人情的細微處，還能加上一種填密的精彩；因而更感人

深刻。像貴婦棄女時，拿金錢盈握納其囊，爲母的用心良苦矣。描寫母子的深情，周到無遺。其實就在預備下文，不然——棄人三口猶虞凍餒，四口怎能度日？這組織上精細的一點。二孤將發巴黎，妹恐姊嫁棄己，忽不願行；女子心理，何等切合！而姊則舉手爲誓，益顯如手足的真愛情，多此一折筆，精彩不少，這是組織上精密的二點。伯爵率武士捕亨蘭時，伯爵夫人在旁，不特不出而勸阻，且暈仆屋隅了！是足顯夫人之受刺激已深，在組織上講，又可省去許多以後散漫的附屬情節，一筆收住，恰得「簡單的美」。

3. 調和——凡是寫實劇和批評劇，根本上一個悲劇，否則斷不能發生狠強的感動力。但是這種劇情，每多失諸過分悲觀，引起觀衆的心靈不快和不安，反失注意力，這是一般電影片中最大的通病。「二孤女」的劇情，純粹是悲情，但是時時於無形中，參入不少滑稽的人物和動作，用談諧來調和過分的悲感，像二孤將發巴黎時，

姊笑謂妹曰：「今日衣汝食汝，惟我爲役，汝若廖，惟我爲役。汝若廖，則予當端坐如貴婦而令汝役也！」其餘像惡婦的醜態，狂戀的跳舞，聽審中的奇人異態；這種歡諧的節奏，加之之不知不覺中，所以談諧而不損劇情本色。令人破涕而終不忘悲哀的背景。其餘像繁簡的去留，輕重的對等；賓主的分明，都合藝術上調和的好處！

4. 呼應——第一幕貴婦棄兒時，繫表兒頸，和第七幕伯爵夫人訪亨蘭時，證明露依實其棄兒，互相呼應。第一幕葉販的要想訴冤給伯爵，伯爵怒斥他。第六幕亨蘭避合戶，比雷傷鼻，都是爲范女判上斷頭台的伏線。第五幕丹頓避入亨蘭之室，和十一幕救女相關連。總之「二孤女」組織上，都互相呼應，并且不止這些。

5. 反映——導演者善用烘雲托月的手段，來顯明更刻深的徵象。葉販僵僕鞠躬的呈桃與伯爵，伯爵滿面的蔑視，同時來了一個范特蘭，則殷勤的招待，兩相對照，更顯出世態的勢利，貧民貴族的不平。像窗裏麵包累累，

窗外垂涎滴滴；這是何等強烈的反視呵！惡婦見夫人時，對待露依，假裝出不勝憐愛之態，夫人一去，嚴酷立加，互相對比，惡婦的慘酷，露依的痛苦，同時明白托出了！

(二)「真」的表演

「二孤女」影片表現的好處，一句可以說盡，是處處逼真。導演者葛羅夫斯，對於心理的描摹，世態的表演；都用一種「自然主義」來指導扮演的人，所以表演得無微不至，活躍如生。就是對於風俗習慣時代裝束，處處望準了十八世紀末葉去做，無疵可擊。

像扮演員的表情，各盡其才，都能忘了「自我」而用其全付精神，出其真摯情感；來替劇中人發揮盡致。都能揣摩自己應作的舉動，不失些須身分。表演得最出色，自然李蓮吉舒的扮演亨蘭，一個天真瀟灑的弱女，遭亂世的浩劫，痛骨肉的飄零；自身既被辱含冤，盲妹復淪為歌乞；離而復合，合而復離。及夫法庭大審，判上斷頭台，姊妹重逢，欲哭無淚，盈盈弱質，一舉一動，處處惹人生憐。李

伶表情的細膩，誠神乎其神矣！

扮伯爵利昂者，一種勢利凌人之氣，充分露出，確能打動觀者心弦上無量的不平之鳴。

亨蘭露依，一雙可憐虫，相依為命，一若片刻不能離者手足深情，表演得淋漓盡致。

扮范特蘭者，遇貧困的老婦時，給以金錢，且吻其頰，靜悄悄的把范特蘭的天性和人格，完全托出。

侯爵普賴巴下車要趨語亨蘭以前，抹粉點脂，想用皮肉的裝飾來，勾引異性的愛感。侯爵的設計周到極了！導演的技巧神奧極了！

侯爵過市，撞死了平民的孩子，問道：「死了麼？」祇出一塊錢，給他父母，又徐徐問御者：「傷着我的馬麼？」痛哉！在專制的淫威下，畢竟一命還及不上一馬啊！

侯邸大宴，酒池肉林，荒淫無度，把府邸的污鄙，物質的罪惡，活潑潑地說破，好極！

惡婦得了官而美的露依後，欣然曰：「生財有大道，

今我得之矣！」把世上拿同性自戕者，拿女美當錢樹者，二句指出。

「蹂躪弱女，一至於斯。衆賓中竟無一君子耶？」這是亨蘭纖弱的奮激語，這是世上一部分的哀音；其實我們活在這黑暗的世界，有更可哀的哀音：「蹂躪人權一至於斯。世界中竟無一真人耶？」

亨蘭大雨中張蓋覓妹，益顯望妹情切。見途中婦女衣着若妹者，遑奔呼，益顯望妹情急。這是導演的細膩處！

范欲以約指贈女，以爲訂婚，女竟頹然就抱。蓋當時亨蘭情苗初發，好比遊絲，着物即附！忽憶起鄉間瀕行與妹所立之誓，因拒范。及范失望欲去，女又悲咽不捨，一種「半推半就，欲言難語」的面部表現，十分動人，全劇表情，此處最妙！

法皇召伯爵欲以郡主賜婚范特蘭，范不從，怡然就捕。婚姻不自由無寧死！神聖的愛情，豈是物質、威權、虛榮所能轉遷——范特蘭不愧爲自由人矣！不愧爲多情人矣！

矣！

女厄坐樓頭，忽聞歌聲，俯見盲妹摸索而來，一時喜極欲狂，熱淚迸出，大呼露依，妹亦狂號；表情極佳。及女被武士來繫，猶目視盲妹被惡婦擒去，一時樓上狂呼，街中哀號，遙遙應答，慘不忍觀。影片祇能表出動作形式，對於音上，絕對不能演出。而「二孤女」影片，演到此地，竟能演出無聲之聲來！誠聲色俱全之傑作矣！

扮丹頓者，魁梧奇偉，令人一見便知有拔山蓋世之能。導演者的配角，也很切當。

范特蘭重面情人時，依戀狂熱，體貼溫存，一種悲喜交集的情態，十分流露，十分自然。

女判上斷頭台時，猶低聲喚道：「幸長官毋高聲，勿使余盲妹聞也。」描寫愛妹之情，何等細膩！導演者神乎其技矣！

### (三) 「美」的佈景

電影的生命是「動」，其精神是「美」。所以佈景

的配置，和電影的價值上，有直接的關係。「二孤女」影片中的佈景，處處含有一種「美」的暗示，鄉間的幽靜，都邑的繁華，都合乎「美」的法則。像法王大宴宮中一幕，一種王家嚴肅富庶的氣概，充滿着觀者腦海，儼然一張路易十六的生活寫真！至於宮闈的雄華，雕刻的精緻，圖案的細巧；陳設的豪麗；於藝術上有「雄美」的偉觀。亨蘭挈妹赴巴黎時，隣媪拂手相送，一路和風拂面，花木迎人，鄉景清幽，有「自然美」。亨蘭張蓋覓妹時，加以淒風苦雨，苦情而再加以苦景，更足動人。侯邸大宴，窮極奢華，肉林酒池之中，酣歌曼舞，酒綠燈紅之下，城開不夜，碎玉墜金，煙花四射，巍冠峨帶，翩躚如仙。該幕在劇情上，不過要竭力描寫貴族的淫奢，而在藝術上面，確有很多的「物質美」！

光明的「二孤女」你是藝術的靈魂！你是人生的福星！你是天國的祕鑰！願你康強！願你發展！

(完)



## 西笑「驗光」

胡文煒

一個眼科醫生替病人驗光，叫他看驗光表上的第一行字，(Z.B.O.E.F.O.)病人看了半天，總不聲響，醫生道：「說啊，你認得第一行的字麼？」病人皺皺眉頭依舊不說，醫生奇道：「你看不見麼？」病人道：「不是看得見，不過我不能把這些字母拼成音讀出來啊！」

小論

# 小脚式的文字

用宏

我們從前做文章，都是機器造出來，刻成了板的；先生的批，也是幾句老套。現在雖然解放了，但有許多地方，也只能說是「已經解放了的小脚」，不是完全的天足。至於商人所用的那些：「如蒙惠顧，曷勝歡迎；」出貨無多，購請從速；」……的千篇一律，我們原不覺得什麼；若在進化的文學上，就未免不是文學的文字了！這些例子很多，一時也不能舉出這許多來。

「若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憑你改成什麼「若知後事，且闕下文，」他們究竟怎樣，下回再寫；」……也不過是成其爲小脚換了鞋子罷了！

報紙上報告將開一個什麼盛會，或什麼典禮……末了一句，總是「屆時當有一番熱鬧也！」死了一個什麼人物，末了一句，總是「從此……又弱一個矣！」這真是他們得意之筆？

明明一個「我」字，在他的國語文裏，却是「小子，」  
「小可，」在下。」還有豔情小說裏滿口嚷着：「哥哥，」  
「妹妹」……

現在是什麼時代社會上的小脚已將絕跡了，怎麼文學界裏還在包「小脚」呢？

(完)

# 冠生園著名果汁牛肉

本園發明果汁牛肉質料精良製法得宜適口鮮美絕倫無論中西人士都合胃口旅行路菜下酒充飢最爲合宜每罐洋三角五分批發格外克己

總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 漢口後城馬路

天津馬家口 各埠商店均有代理

冠生園有限公司啓



點老美孚牌蠟燭

本行最上蠟燭融  
度甚高冬夏皆宜  
燃點長久光極明  
亮每包六枝分九  
兩十二兩二種均  
白色

美孚行





樊德摩斯奇  
案第六集

# 白骨黃金(續)

原名 Le Policier Apache

法國蘇霏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

## 第二十七章 白骨寶藏

(一)

幽閣中隱隱有語聲曰。二鐘過半矣。天日且明。勿蹉跎費時。「阿瞞蝨」趣開庭理論也可。褚佛聆言。不期悚慄。褚佛爲人。非懦怯畏意者。生平遭遇變劫。淪陷危難。所歷已多。逆來順受。隨機應變。鎮靜異常。刀斧當前。曾不一動心曲。然際乎今。則不禁惴惴自危。似末日且至。將無以逃死。宵來之變。迥出意外。曩以爲盜衆虛張聲勢。凡百恫嚇。特藉以駭恡人心。絕不能爲所欲爲。行所事無者。觀乎宵來之變。前念大妄。天



下事固有恢奇而不可思議之甚者也。繫獄時。每聞人言樊德摩斯如何逞兇。如何殺人。事縱離奇。猶情理中所有。至於身在檢察官辦公之室。乃有匪徒聚衆。僞充坊人。入署細縛法官。擄劫人以去。則生縱聰慧。誠夢想所不及。匪衆狂妄暴狠如此。而能得心應手。事真無所不敢爲耶。匪衆實已入巨囊之後。昇置架前。跳而下。投入車內。飛駛多時。幽暗中不知所屆往。久久。車止。爲人架持進一房舍。靜候處置。數小時前。方以重誣得雪。自由可復。擬協同舊日僚友。迹捕劇盜。置之於法。不虞變起一刹那間。身爲匪黨虜囚。出官人之獄。而入盜匪之獄。身之不得自由。縱相等。而所處境。迥霄壤已。繹綽官人之獄。猶冀其秉公辦理。沉冤克雪。而一旦陷匪衆之手。不特百無可望。卽求其寬假哀矜。亦未可期。此身而爲匪衆虜囚。有死而已。裁判之結果。毋待筮龜而後知也。又念。凡此種切。蔑一非樊德摩斯之鬼域伎倆。己身繫獄。樊不但有以使人盡信我褚佛爲樊德摩斯。或且有以愚弄匪衆。視我爲樊。其居心何在。

不難知也。衡以頃所聞悉。隱測其情。樊非特剽竊市民。亦且欺蔽黨衆。黨衆今燭其奸。潛謀報復。鋌而走險。劫之出獄。以與理論。我褚佛不期淪陷漩渦之中。瞬且代樊受其禍。其計亦毒矣哉。

褚佛爲人架持入一房宇。歷時愈久。四周聲響愈雜。來者之漸積積衆。不待目睹而後知也。已而語聲嘈雜。不可響邇。嗷嗷競促開會理論。其一人曰。時已非夙。豈必俟莫石莅止而後能開會耶。一人應曰。何必莫石。箇叟居心叵測。隱懷異念。我敢必其默袒樊德摩斯。欺罔我曹。開會何必俟莫石。又一人曰。及今不及。終不來已。何必空候。誤我大事。倘發見其人愚弄我曹之證據。我衆疇非殺人。不眨眼者。奚獨渠怨。兒曹勉旃。今開會論正事可也。褚佛便覺有人。行近身側。爲解束縛。且去捫目之巾帛。眼前勒縛久。巾帛陡去。眼光撩亂。久而始定。覘視此身。偃臥在一方形之室地面。四壁皆白垩之牆。有濃餒冒煙之燈。燈光慘淡。差足辨室內匪衆面目。匪衆男女十餘人。一一矜矜含怒。目

露兇光。內多知名而識之有素者。四望牆垣地面陰溼。人四壁坦直無窗。牖視知所在。蓋一審察……思未已。匪衆一人。踢一方木之杙。移之近褚佛曰。汝起。句坐吾衆當中。褚佛颯然起立。踢杙飛去。揮肘排衆。倚壁負隅而立。握拳怒視。以待匪之來捉者。顧匪衆無與鬪意。而以樊德摩斯能攫衆怒爲趣絕。男子各探囊出短銃。婦女則取所懼之佩刀匕首。就裙角抹拭以爲備。有人笑曰。觀渠虎虎蘊怒。似雙拳能於一剎間踏百人者。汝曹慎勿攫其鋒。衆譁笑以賀。繼之以詬詈聲四起。褚佛懷然。如不之動。而中憶志忘。心狂躍不已。白駝排衆而前。雙手插袋。愉然而語曰。樊德摩斯。汝亦有立身。吾衆之前之一日耶。吾曹敬視汝。尊汝爲首領。汝負義背黨。驅衆赴死。而坐享其成。有利則自肥。不以調濟黨衆……言未竟。彩聲四起。賀其言當。白駝示意止衆毋譁。若謂警策之言。猶未發諸吻也。衆立緘默。白駝繼詞曰。樊德摩斯。汝自以爲聰明絕頂。能愚弄人而人不知耶。汝以爲人咸舍死忘生。供汝鞭策。百勞無

悔耶。汝以爲人皆鐵肚鋼腸。毋待飲食。不需銀錢。能枵腹奔走。甘爲汝效死耶。汝誤矣。昏睡亦有醒時。愚蒙一時者。寧終不悟……返顧匪衆曰。幸諸「哥班」能用命。爲人所不敢爲。以法署平日警衛之森嚴。吾黨能有以出入如無人之境。卒從「尖頂塔」裏犬牙狼爪中。刦得我所欲刦者。出……汽燈嘴附和曰。微白駝指揮吾人。恐未能集事如彼其易易。白駝曰「哥班」止。毋過獎飾。過獎飾。轉增人笑。吾黨卒繫樊德摩斯。繫樊。黨衆齊竭力。非我一人之功也。褚佛負隅怒立。切齒握拳。聆言了然於心。知茲事太不易解脫。白駝又曰。樊德摩斯。汝本健男子。有蠻力如牛。衆所咸知。要不可沒。然而吾儕武力強於汝。否然者。何由卒繫汝……治大事者不尙多言。多言轉禁歧。今實告汝。生死唯汝自擇。汝而求生。但語吾人以汝藏金所在。出金則赦汝。我汝友好如初。倘執迷不悟。緘口不以語吾人。則是汝自趨於死。今死汝。一彈指間事。汝縱萬夫雄。十銃所指。鋼丸無情。不汝宥也。汝生命貴乎。金錢貴乎。茲子汝五

分鐘暇晷。俾汝深思而熟計之。屆時不語。有死無赦。褚佛默計。如賊言。此生但三百秒鐘可活。無錢付匪衆。莫由逃死。己身非樊。何由知藏金所在。則但有死耳。顧如何死。一刀一槍。直截了當耶。抑凌遲碎剮。宛轉而死。以快衆意。思

際。匪衆男女。鬨誼噪雜。爭論所以死之方。褚佛不欲聽其詞。朗聲自報數目曰。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八……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數及一百三十忽緘默。耳中猝聞異響。若

有人悄喚其名曰。褚佛。褚佛倚壁。屹然石立。四顧。察語聲所自至。身前左右皆匪衆。作半圓環拱之。或坐。或立。或偃臥地面。擁擠其足次。呢喃譁語。聲聲靡雜。聞中覺有人。從身側壁前。擠而入。若欲隱立其身後。褚佛機警。潛移寸步向前。而容色不變。身後之聲續語曰。褚佛。勿返顧。但答衆。謂汝願告藏金所在。語聲至微。而入耳了。褚佛聞聲。驚喜欲狂。若有人爲解倒懸。又若有人從天飛降。挾之下斷頭臺。語者非他。生死之友范駝也。入獄而後。茫不

知其所在。繫獄數月。曾未一聞其音訊。今胡自來。幾欲失聲詰問。而不知范駝之在窖。蓋不期而爲莫石所幽閉。直至匪衆臨窖。先後麤集。瞰知莫石未來。冒險闖入羣中。匪衆以爲「哥班」之一。不之疑也。

范駝慮褚佛遲疑滋禍。自身後微語敦迫之曰。言也。言也。逕言「我可予汝曹以金錢」褚佛從焉。其時白駝見褚佛報數未竟。緘口不聲。戲效其口吻。握錶在手。高聲朗報曰。僅餘二十五秒矣……二十四……二十三……褚佛瞋眸叱曰。兒曹聽之。樊德摩斯許予若曹以「北紙」聲威。慷慨不失會渠態度。語發。懽聲四動。匪衆以首領屈服。金錢可得。咸喜躍。頓忘所以。忽有人曰。言可信乎。不容更吾儕給。又一人曰。吾人受騙已頻。慎勿更爲所欺。第三人呼曰。樊德摩斯。汝縱狡獪。今夕無錢。莫望生出此窖。如是。「越予我錢來」「越予我錢來」之聲。瞬如春雷暴發。四壁響應。旋有尖銳之聲。如鷗鷺夜啼。破空而起曰。樊德摩斯。越言藏金所在。褚佛一震。惶替不知所以應。范駝於身後悄

語之曰。汝還言。句錢乎。句「阿瞞」勿諱。汝曹欲錢。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汝曹肉眼。自不見真實所在。藏金在此。窖窖底鋪地石塊之下。褚佛如其言。以語衆。匪衆聳肩鄙夷而不之信。或呼噪曰。樊德摩斯。汝膽敢更擲揄耶。地下倘無藏金。汝莫逃死。褚佛幾無以應。范駝又隱詔之語曰。若曹蠢驢。乃不我信。幾曾見如我之爲首領。而謾給汝曹者。褚佛爲此言時。亦能故自莊肅容顏。聲色俱厲。儼如真樊之親臨其境。白駝愕眙哀啼。褚佛曰。樊德摩斯。汝言藏金在埧地石塊之下。其取之奉吾曹。范駝復悄諭褚佛曰。樊德摩斯役人而不役於人。汝曹貪大。旣欲藏金。搜而取之可耳。白駝乃諭匪衆曰。搜之可。盜亦有道。語發。匪衆遵行如不及。牛眼窗與汽燈嘴二人先後掀起埧地巨石二。石下空無所有。衆大譁。范駝趁衆呢喃諱譯之時。悄語褚佛曰。令若曹更揭。揭第三塊石。汝慶更生矣。褚佛如言詔衆。二匪合力起第三塊巨石。石揭。皆大驚。後却失聲而呼。衆爭前覘視。褚佛亦前。則見第三巨石之下。

爲一陰闇窟穴。穴內土中。屍骸一具。敗朽生蛆。蠕蠕白骨。腐齒間。臭惡觸鼻欲嘔。而胸坎腐齒糜爛。白骨粲粲處。實有小鐵匣一具。嗟乎。白骨之空。乃爲黃金之寶藏。樊德摩斯意想之玄。真玄妙不可階已。褚佛睹此。旣駭且訝。慮爲衆覺。又不敢反顧而詰范駝以所從知是之因。仍懷然挺立。如不可犯。范駝再語褚佛曰。詔衆。羣中如有膽大無畏者。可取黃金出白骨之寶藏。褚佛如言。匪衆相顧愕眙。無敢展臂探手以取者。黃金瑰寶。衆所欲也。而死人心坎中之黃金。則欲取而有所懼。黃金固所欲也。而「死」則所甚畏。自白骨中汲取黃金。黃金到手。能免此身之不終成白骨耶。人死但餘白骨。又何貴乎多取黃金。匪衆兇橫無畏。殺人曾不一眨眼。而睹此白骨黃金。則面面相覷。怯懾不知所可有間。杜露賽雙臉紅燒。心胸掀伏。雙手撫臀。蹣跚行近屍窟之邊。顧衆吼曰。汝曹枉爲男子。血管中豈復有血乎。是淺淺者而有所怯懾。遮莫令人羞殺。我杜露賽雖一婦人。自問膽壯遠勝汝曹。汝曹觀之。我不以此雙手。取

黃金於白骨心坎之空者。我不復名杜露賽。遂探手取鐵匣出。且曰。我無所怯於此人也。此人應識我。我蓋親手瘞其人於此。又何留耶。言時雙手捧鐵匣。眞之褚佛足前。以爲褚是樊德摩斯。靜候俵分攤派。衆目灼灼。目光齊集於鐵匣。匣啓。則黃金瑰寶。燦燦衆目之前。已。牛眼窗意與最高。立僂腰撫鐵匣。鐵匣鎖鑰。扣繫匣蓋提柄之上。解之。可啓匣鎖。范駝隱語褚佛曰。容若曹俵分之。我汝可覓間逸已。褚佛忽不受命。挺身直立。一抬腿。踢牛眼窗。仆之側臥。踏足匣蓋之上。范駝大駭。念褚佛顛已。以是與匪衆爭。爲勢絕險。俄聞褚佛朗聲曰。汝衆勿岌岌如是。黃金在斯。燦燦者胥汝曹所有。樊德摩斯曩者備役汝曹。自當酬庸以金錢。但酬金宜視所勞役爲等差。勞苦功高者受上賞。餘以次遞減。兒曹曷自表其功勳。庶勿疑我樊某隱有所偏袒。衆不以爲忤。喃喃謂斯舉之公正。役不艱苦者不應得多金。冒巨險者。受上賞。宜也。褚佛捧鐵匣起。立身衆前。匪衆環而拱之。范駝意定。潛引身去。躡雜衆中。作壁上觀。褚

佛凜然曰。阿瞞。曷各言爾事。勿誇大自侈。勿隱匿自誤。言實而行慙者。我量事以爲賞。俾衆同知我之大公無私也。於時有聲曰。盡匣中金酬吾曹。際今不在會者。宜勿子酬。背約不來。於行爲不信。甚或別有所隱私如莫石者。縱爲樊德摩斯所最親信。今不與會。宜不得分此金。褚佛立曰。諾。莫石既不來。可勿予。衆譁賀。賀樊德摩斯不愧爲公正之黨魁。已有五六匪同聲曰。我句我句。以汝令擄劫總長於鬧市。市人衆。所爲事至艱巨。……褚佛不俟其言之竟。瞋曰。我句我句者誰。趣報名來。語者一一報名如所詔。汽燈嘴曰。縱火焚瘋人院。助汝以車備風漢。大鬧各衙署者我也。褚佛曰。諾。我記汝功已。顧白駝曰。汝何事。白駝曰。我所事事。汝奚不知。何必我申說。褚佛曰。我一人知衆未盡知也。宜明言以詔衆。白駝曰。汝知。我知。斯可已。何必衆。匪衆大譁。謂白駝不欲明言所事。隱有弊私。不得受賞。白駝無奈徐徐曰。爲汝劫掠俄雌珍寶者。我白駝也。牛眼窗作色曰。白駝。劫掠俄雌珍寶。我實汝助。非汝一人之

力也。褚佛載諸手冊曰。掠珍寶。白駝。牛眼窗。又曰餘衆繼續言之。遂有聲曰。杜愛莎奮身欲救報社之記者。雜警犬槍聲中以彈擊而傷之者。我已罷也。褚佛聞愛莎之名。潛爲一震。憶伊人。范駝所歡。頗代愴悼。矚眸眇范駝。不之兄。未及更囑。愛來典與母豹子齊聲曰。傾石油於美人島之湖者。我二人也。褚佛忽有所憶。以詰衆曰。何以不聞若曹述司法總長事。戕之者誰。衆譁笑曰。吾儕疇不省個事。汝樊德摩斯自爲之。云胡故以爲問。褚佛詭笑藉以自掩曰。汝曹乃無則攘功勳者。可嘉也。又曰銀行跑街之死。孰致之。數聲同發曰。莫石。莫石。殺之者莫石。乃有一人挺身而前。厲聲曰。殺伯訥者我卜雷。莫石於個事非惟無涉。且攘去我金錢。一如渠之奪我吉水以婚彼英人。疇謂莫石有與於斯役者。敢指死母以爲誓。證我言之弗妄。衆譁應曰。我儕初不之知。功既汝屬。莫石所不能奪。褚佛不言。心竊爲喜。初不料一切罪案之兇。皆集於是。動於我褚佛之說。遂自供招。一一無隱諱。杜露賽自取出藏金鐵匣後。

躡身衆中。默默而聽衆匪盜攘臂爭功。初無一言。羣言既息。始蹣跚排衆而前曰。人不以我爲有功。無一顧而問我者。我奚不汝曹若。實語汝曹。我所事事。遠非汝曹所能及。汝衆毋譁。靜聽我言。樊德摩斯。汝聽之。諸「阿瞞」聽之。土穴中裸體無棺。骨朽肉糜。以血液脂膏。膏潤泥土之人。僵臥此中。以心坎白骨爲樊德摩斯黃金寶藏者。實我眞其人於此。我所以眞之。事大艱巨也。樊德摩斯。汝爲發言。施令人。容未盡知我行之勞苦。我受命自莫石。跋涉長途。迎死者於汪洋海面之「羅瀾」商船上。我登船時。在領港艇子導輪船入灣港之際。掩身不爲舟人見。以入於死者之室。我赤手空拳無器械。復爲衰邁老婦人。挺身襲擊健男子如死者之爲人。於勢殊弗敵。事之艱窘困難。汝曹可以意想猜得之。而我卒集事。克致其人。所持以爲武器者。老叻中殘闕未盡脫落之「駝密糯」焉爾。我猝撲其人。張吻以齒嚙其人咽喉。破脰斷食管。其人遂死於我手。更引舌舐盡毯氈上血汁。不留涓滴。免起人疑竇。……其人一

聲呻吟。遂倒地。無以抗拒我也。藏屍衣篋。入夜莫石以計取得之。載以車。運至此。我親手奠之土坑內。阿瞞發聽我言。樊德摩斯計我功。以我貧苦老邁之媪而事此。視若曹所爲何如者……言下眉飛色舞。顧盼自雄。褚佛聆言。竊爲駭震。夢不想世間竟有聞無天日。慘無人道之事如此其甚者。強自鎮靜而問曰。其人誰某。杜露賽未及應。匪衆忽惶變驚惕。面有不安之容。競噫氣作噓噓之聲曰。止。靜勿譁。同時遙遙聞窰外步履聲。登然至。雜遝。若有多衆向窰室來襲擊。窰頂有破穴。隱約透天光。匪衆面面相覷。有駭替不安之容。范駝亦惶恐。茫不省前途之吉兇。褚佛機警有急智。毅然曰。兒曹靜勿聲。勿言勿動。來者果欲

與我樊德摩斯一人爲難。則好漢作事好漢當。樊德摩斯一人往應之。誓弗汝曹累。來者倘欲與我衆爲難。則樊德摩斯實汝曹首領。必身先羣衆以保護汝曹。汝曹但安伏勿動。言時徐徐向窰口而前。引手推窰口之蓋板。則已鍵閉。褚佛曰。鎖鑰何在。趣以授我。白駝行近張掌上鎖鑰曰。鎖在斯。汝何爲者。褚佛曰。開鎖。勿多詰。樊德摩斯自有計較。或詰曰。樊德摩斯。汝置衆獨行耶。褚佛毅然曰。我出外巡風。謀所以保護若。鎖開。褚佛掀蓋板出窰。窰蓋外面有鐵門。褚佛插門。閉匪衆及范駝於窰內。引耳靜聽。屋外聲響漸逼。漸近。來者似方列隊包圍屋宇也……





內建梁先生所作的「秋的傍晚」一篇內說：「……有一次搭京



函購。

汕莊徐圃青先生：海鳴詩存，係北京僑務旬刊社出版，可直接

編者

九卷內即可發表。

安慶張友鶴先生：不發表之徵文，並非現金徵文；現金徵文至

衢州祝威秋先生：嘔吐無單行本。

購處補購。

四川丁文淵先生：所缺本刊，可直接將書價寄至本館通信現



漢車往京，當將抵 P 站的時候……內的「P 站」和「我家從 S 城移居在 R 城……他的哥原在 S 城開飯舖，他被家鄉——P 城——的旱災驅迫來尋他哥謀生……」

內的 S 城，R 城和 P 城這四個名目究竟是甚麼的地方？句當中的英字，是否係該處地名的縮寫？然則該地的正名，又是甚麼名字？我不大明白，敢請建梁先生指教。

(二) 怪叟偵探談各案，於偵探學上殊有研究之價值；且事實亦頗有興味。拾案出完後，可刊單行本否。

(三) 偵探專號在何時出版？

(四) 作者的照片，已見了許多，獨不見先生的尊像，是否不欲與我們讀者相見？

(五) 各雜誌已有登讀者的照片，貴刊可以登否？

(六) 第七卷八期交換欄內，杭州虞介蕃先生的三個意見中的第二個意見，我極為贊同；蓋交換欄之本旨，不獨是只贊揚，或恭頌那作者和作品。和要有系統的批評，須確有交換之道理，和可有研究之價值的，均可在交

換欄發表。以我之見虞介蕃先生的四樣意見，於交換本旨未有不合之處；勁風先生和讀者以為然否？  
澳門黃永昌上

澳門黃永昌先生：尊論次第答覆如下：

(一) 一篇小說上的事實，或者是出於作者的實地經歷，或作是作者的理想——所謂空中樓閣；在我們讀者，不必以為一定是無，一定是虛實；因為我們讀一篇文藝作品，並不是完全求作品中的一些事實，我們只能藉着作品中的事實而求其真理——就是作品所暗示我們的。所以我以為建梁君的以英文字母做地名的代表，是不關重要；猶如我們常看見的某甲，某乙，某丙……啊（本條建梁君倘另有見解，請來函聲明。）

(二) 十案完後，可發單行本。

(三) 今年年底。

(四) 稍緩總當與讀者諸君相見。

(五) 這事已有多數讀者要求過，我們還在斟酌中。

(六) 請讀者留意。

# 小兒今蒙起死回生之恩

又有一為父親者聲稱嬰孩自己藥片之奇功

四川大竹縣三費局書記王如輪先生來函云余之小兒初生旬日間其母乳痛奶乏時雇奶媪未就輒以糖汁代之漸飼食物歷半載瘦弱至極股肉已折面色青白不堪目視頭與拳等服藥難效終日啼哭



不離母懷 母苦之甚 常為祈神 亦無效病 益重時以 此兒為無 法救治者 視其死矣 余即從友 人之勸試

服嬰孩自己藥片每晚七點鐘時投服藥片次晨便下蛔蟲一條午後又連下兩條糞之色氣大異於常不數日病除淨盡迄今已肥健矣余之小兒誠為嬰孩自己藥片所起死回生也能不感激深思乎嬰孩自己藥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

# 何以面起紅瘰

面現紅瘰人皆厭惡患者自覺幸運不佳非常惹厭紅瘰起病之由及而面色黃萎之故皆係大便祕結所致也如若腸胃清潔大便有序則血中之毒質全清紅瘰無從而起一切瘡瘰疔疹皮膚諸症歸於無何有之鄉矣此等良藥即紅色清導丸是也乃是平肝微利之妙品



服後決無 肚腹絞痛 不舒之虞 山東濟寧 鐵塔寺街 路南邊亦 東先生來 信云鄙人 素患乾結 時常便閉

頭暈腦脹以致面起紅瘰每晨口氣穢惡萬分討厭幸服清導丸二瓶服畢諸恙悉除感此靈藥無以為報特書數行聊表謝忱於萬一耳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 本社投稿簡章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請將原文詳細註明，原著名，出版日期，及地點，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至稿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

五 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六 原稿於二星期內退還。酌致薄酬如下：

七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八 投寄之稿，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九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十 願他人增刪者，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790)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七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館

| 郵費表    | 定價表      |          | 每週一冊   |
|--------|----------|----------|--------|
|        | 本埠       | 外地       |        |
|        | 國內(寄費在內) | 國外(寄費在內) |        |
| 全年五十二冊 | 四元二角     | 四元二角     | 每冊一元二角 |
| 半年二十六冊 | 二元二角     | 二元二角     | 每冊一元二角 |
| 一季十三冊  | 一元二角     | 一元二角     | 每冊一元二角 |
| 全年五十二冊 | 四元二角     | 四元二角     | 每冊一元二角 |
| 半年二十六冊 | 二元二角     | 二元二角     | 每冊一元二角 |
| 一季十三冊  | 一元二角     | 一元二角     | 每冊一元二角 |
| 全年五十二冊 | 四元二角     | 四元二角     | 每冊一元二角 |
| 半年二十六冊 | 二元二角     | 二元二角     | 每冊一元二角 |
| 一季十三冊  | 一元二角     | 一元二角     | 每冊一元二角 |

普通刊號 每冊五角五分

特刊號 每冊一元二角

郵票一角者每冊一元二角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風濕水腫大腳瘋  
 腎筋痛膀胱炎石淋腦  
 系痛小便渣滓小便停  
 住等患服之大有奇效



圖中寓意

上圖乃一著名化學士自患  
 背痛遂以顯微鏡考察已尿  
 驗得尿內有渣滓知係病由  
 內腎而來先服他種治腎藥  
 不見有效後服兜安氏秘製  
 保腎丸服甫半瓶病即霍然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五角每打洋十五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